LIBRARY
JAN 1 4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DS
735
A2W8
19--
V.22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395/62
ASIAN COLLECTION

周之炯靜專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玄宗明皇帝　名隆基。睿宗第三子。以平韋氏之亂。得立爲太子。在位四十四年。壽七十八歲而崩。○帝開元之初。厲精政事。幾致太平。可謂盛矣。天寶以後。奸臣執權。艷妃亂政。至於貪身失國而不悔。靡不有初。鮮克有終。玄宗之謂也。

綱　癸丑。玄宗明皇帝開元元年。春。二月。御樓觀燈。大

觀燈大酺

酺。[目]開門然燈。大酺(見十二卷十)。合樂。太上皇與上御門樓臨觀。以夜繼晝。凡月餘。

嚴挺之上疏

左拾遺嚴挺之上疏諫。以爲酺者。因人所利。合(音閤)醵(強入聲。會錢飲酒也)。爲歡。今乃損萬人之力。營百戲之資。非所以光聖德美風化也。敕以挺之忠直。宣示百官。厚賞之。

楊相如上疏

晉陵(今江南常州府)尉楊相如上疏曰。隋氏以縱欲而亡。太宗以抑欲而昌。人主不可不愼擇也。夫人主莫不好忠正而惡佞邪。然忠正者常疎。佞邪者常親。以至於覆國危身而不悟。何哉。忠正者多忤意。佞邪者多順指。積忤生憎。積順生

罷脩大明宮

愛此親踈之所以分也。誠能愛其忤以收忠賢。慈其順以去倿邪。則太宗之業。將何遠哉。上覽而善之。[綱]以高麗見四五卷二四大祚榮高麗別種。大氏祚榮姓。爲渤海郡今盛京奉天府開原縣王。[綱]夏五月。罷脩大明宮。[目]脩大明宮見四五卷二十未畢。赦以農務方勤。罷之。[綱]六月。以郭元振同三品。[綱]秋七月。太平公主謀逆。賜死。蕭至忠。岑羲。竇懷貞。崔湜。伏誅。[目]太平公主依上皇之勢。擅權用事。宰相七人。五出其門。文武之臣。大半附之。與竇懷貞。岑羲。蕭至忠。崔湜。薛稷。僧慧範等謀廢立。又與宮人元

赤箭粉

張說遣佩刀

崔日用請誅太平

氏謀於赤箭（草部藥名。研爲粉而服之。味辛溫。主殺鬼精物蠱毒惡氣。消癰腫。久服益氣力。長陰肥健）粉中置毒以進。中書侍郎王琚言於上曰。事迫矣。不可不速發。左丞張說自東都遣人遺（去聲）上佩刀。荊州（今湖廣荊州府）長史崔日用入奏事言於上曰。太平謀逆有日。陛下往在東宮。猶爲臣子。若欲討之。須用謀力。今但下一制書。誰敢不從。萬一姦宄得志。悔之何及。上曰。誠如卿言。直恐驚動上皇。日用曰。天子之孝。在於安四海。若姦人得志。則社稷爲墟。安在其爲孝乎。請先定北軍（京城之兵謂之北軍。衛宮之兵謂之南軍）後收逆黨。則不

驚上皇矣上以爲然乃與岐王範薛王業郭元振王毛仲姜皎李令問王守一及內給事高力士等定計以兵三百餘人入虔化門召至忠義斬之懷貞自縊意死戮其尸上皇聞變登承天門樓郭元振奏皇帝前奉誥（上皇之命曰誥謂皇帝先前曾承此誥命）誅竇懷貞等無他也上皇乃下誥自今軍國政刑一取皇帝處分徙居百福殿太平公主賜死諸子及黨與死者數十人崔湜與右丞盧藏用俱坐私侍公主流嶺南（今廣東道）尋以湜與預逆謀追賜死初太平公主與湜等謀廢立陸象先

陸象先獨以爲不可

歲寒知松柏

唐世之禍

景雲二年以陸象先同平章事獨以爲不可公主曰廢長立少已爲不順且又失德若之何不去（上聲）象先曰既以功立當以罪廢今實無罪象先終不敢從上既誅懷貞等召象先謂曰歲寒知松柏信哉時窮治公主枝黨象先密爲（去聲）申理所全甚多然未嘗自言時無知者

【綱】以高力士爲右監門將軍知內侍省事

【書法】呂彊不書宦者賢之也此其不書何唐世宦者例不書也例不書也者不勝書也然則曷爲書爲將軍議也唐初內侍省不置三品官中宗時亦鮮有衣緋者力士爲將軍而宦官自此盛矣書爲將軍者唐世之禍始也【音註】呂彊見二四卷末

【目】初太宗定制內侍省不置三品官黃衣廩食

引見京畿縣令
講武于驪山

守門傳命而已。中宗時七品以上至千餘人然衣
非。絳色 者尚寡。上在藩邸。底。邸舍也凡郡國朝宿之舍在京師者率名邸 力
士傾心奉之。及爲太子奏爲內給事至是以誅蕭至 蕭
忠岑 岑義 功賞之。是後宦官增至三千人除三品將軍
者寖 寖 多。宦官之盛自此始 [綱] 以張說爲中書令
八月。以劉幽求爲左僕射 夜 平章軍國大事 [綱] 罷諸
道按察使 [綱] 冬。十月。引見 現 京畿 奇 縣令。[目] 引見京
畿縣令。戒以惠養黎元之意 [綱] 講武于驪山 [書法] 書講武何
譏也。何譏。黷武。且淫刑帝兩失之矣。[目] 上幸新豐 今陝西西安府臨潼縣 講武於

薛解二軍

以姚元之同三品

驪山在臨潼縣之下。徵兵二十萬以軍容不整。坐兵部尚書郭元振於纛讀導二音下。將斬之。劉幽求張說諫曰。元振有大功於社稷。不可殺。乃流新州見一上卷。而斬給事中知禮儀事唐紹。上始欲立威。亦無殺紹之意。將軍李邈莫遽宣敕斬之。上尋罷邈官。廢棄終身。時二大臣得罪。諸軍震懾折失次。惟薛訥解蟹琬二軍不動。上遣輕騎召之。皆不得入其陳陣。上深歎美之。圖以姚元之同三品目上欲以姚元之爲相。張說疾之使御史大夫趙彥昭彈之。上不納。又使殿中監姜皎

仰視殿屋

言於上曰陛下嘗欲擇河東見四二卷二八總管而難其人
臣今得之矣問爲誰皎曰元之文武全才眞其人也
上曰此張說之意汝何得面欺皎叩頭首伏服即名
元之詣行在見卷六三三拜以爲相上勵精爲治每事訪
之元之應答如響同僚唯諾而已元之嘗奏請序進
郎吏上仰視殿屋再言之終不應元之懼趨出罷朝
高力士諫曰陛下新總萬幾宰臣奏事當面加可否
奈何一不省察上曰朕任元之以庶政大事當奏聞
共議之郎吏卑秩乃以煩朕邪聞者皆服上識人君

欒布之儔

之體。張九齡以元之有重望爲上所信任奏記勸其遠諂躁進純厚略曰任人當才爲政大體與之共理無出此途。爲之用人。非無知人之鑒其所以失溺在緣情因緣私情之舉。今君侯登用未幾而淺中其中淺狹弱植弱於樹立之徒。已延引也頭企舉也踵而至。諂親戚以求譽。媚賓客以取容。豈不有才。所失在於無恥。元之納其言。

新興王晉坐太平公主逆黨伏誅僚吏皆奔散惟司功李撝撝揮步從不失在官之禮仍哭其尸。元之曰欒布見十卷二冊之儔也擢爲尚書郎

綱 十二月改官名

目

姚崇有腹心之疾

僕射爲丞相。中書爲紫微省。門下爲黃門省。侍中爲監。雍州西京。今陝西西安府。爲京兆府。洛州東都。今河南河南府。爲河南府。長史爲尹。司馬爲少尹。綱以姚崇爲紫微令。張說爲相州刺史。目元之避開元尊號。復名崇。見上卷十二。崇既爲相。張說懼。乃潛詣岐王名範申款。他日崇對於便殿。行微蹇。上問有足疾乎。對曰。臣有腹心之疾。非足疾也。上問其故。對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爲輔臣。而密乘車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遂左遷說爲相州今河南彰德府刺史。綱劉幽求罷。以盧懷慎同平章事。

置左右教坊

梨園弟子

綱 甲寅二年。春正月。定內外官出入恆式。目 制選京官有才識者。除都督刺史。有政迹者。除京官。使出入常均。永為恆式。綱 以盧懷慎檢校黃門監。綱 置左右教坊。書法 直書其事。其為初政之累多矣。○教坊之名始此 目 舊制。雅俗之樂皆隸太常。上以太常禮樂之司。不應典倡優女樂也雜伎。乃更置左右教坊。以教俗樂。又選樂工宮女數百人。自教之。謂之皇帝梨園在西安府臨潼縣驪山繡嶺下弟子。

致堂胡氏曰。玄宗不以太常典倡優。是也。乃更置坊院。盛選宮女。而自教之。則是以天子而典倡優矣。而可乎。夫以顏子亞聖之資。夫子尚以放鄭聲為戒。況玄宗乎。大臣之責。務引其君以

當道。次格其非心。而防其漸者也。姚崇於是昧其所職矣

【綱】三月朔。太史奏。日食不應。【書法】書譏諛也。日食之不應曆官之失也而遽以稱賀故書譏之。綱目書日食三百六十七。書不應者一而已。【發明】日食不應僅可免咎而已。表請賀之。姚崇之諛也。特書於此盡譏之耳。【目】太史奏太陽應虧不虧。姚崇表賀請書史冊。從之。

【綱】復置十道按察使十道。見四二卷二八

【綱】夏五月。魏知古罷。【目】知古本起小吏。姚崇薦之以至爲相。崇意輕之。請知古知東都選事。遣吏部尚書宋璟於門下過官。唐制。凡選事侍郎以下。三注三唱。仍過門下省審之。故謂之過官。知古銜鹹。恨也。之。崇二子分司東都。有所請託。知古歸悉

以聞。他日上問崇卿子何官。才性何如。崇揣知上意。對曰。臣三子。兩在東都。爲人多欲而不謹。是必以事干知古。臣未及問之耳。上問安從知之。對曰。知古微時。臣常卿而翼之。臣子愚。以爲知古容其爲非。故敢干之耳。上於是以崇爲無私。而薄知古。欲斥之。崇固請曰。臣子無狀。陛下赦之已幸。苟逐知古。累聖政矣。上久乃許之。知古竟罷爲工部尚書。

姚崇卿遇魏知古

綱六月。以宋王成器等爲諸州刺史。

目宋王成器。申王成義。上兄也。岐王範。薛王業。上弟也。豳王守禮。從兄也。上素友愛

玄宗友愛

近世帝王莫能及。初即位。爲長枕大被。與兄弟同寢
聽朝罷多從諸王遊。在禁中。拜跪如家人禮。飲食起
居相與同之。業嘗疾。上親爲（去聲）煑藥。火爇（肩[illegible]）上鬚。左
右驚救之。上曰。但使飲此而愈。鬚何足惜。成器尤恭
愼。未嘗及時政。妄結交。上愈信重之。故讒閒無自而
入。羣臣以成器等地逼。請循故事。出刺外州。乃以成
器領岐州。（今陝西鳳翔府）成義領豳州。（今陝西西安府邠州）守禮領虢
州。（今河南河南府盧氏縣）範領濟州。（今山東兗州府濟寧州）業領同州。（今西安府同州）
到官但領大綱。州務皆委上佐。是後諸王領州

焚珠玉錦繡於殿前　作興慶宮　花萼相輝

者。並準此【綱】秋七月。焚珠玉錦繡於殿前。【書法】書子之嗜也。晉武焚雉頭裘於前殿。不書。不誠也。明皇初政。厲精。誠有崇儉之意。故綱目特書之。【首註】晉武見二九卷二七

【目】上以風俗侈靡。制乘輿服御金銀器玩。令有司消毀。以供軍國之用。其珠玉錦繡。焚於殿前。后妃以下。皆毋得服。自今天下更毋得采珠玉。織錦繡等物。罷兩京織錦坊。【綱】作興慶宮。【目】宋王成器等請獻興慶坊宅為離宮。許之。仍賜成器等宅。環於宮側。又於宮西南置樓。西曰花萼相輝。義取詩小雅常棣之篇。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之義。南曰勤政務本。【綱】八月。以武后鼎銘頌告

麗妃以倡進

中外。目太子賓客薛謙光以武后鼎銘有云上天降鑒方建隆基爲上受命之符獻之姚崇表賀請宣示史官頒告中外。

綱 敕諸州脩常平倉法。

綱 冬十二月立皇子嗣眞爲鄫（情。今山東兗州府嶧縣）王嗣謙爲皇太子。

目 上長子嗣直母曰劉華妃次子嗣謙母曰趙麗妃麗妃以倡進有寵故立之

致堂胡氏曰母正則子重母賢則子良以天子而納倡優又立其子爲儲貳其輕宗廟褻神器甚矣嗣謙之死蓋不待武妃林甫之謀而輕賤不正其勢有所必至矣

綱 乙卯三年春正月以盧懷愼爲黃門監。目懷愼清

姚崇救時之相

盧懷慎坐鎮雅俗

謹儉素不營資產俸賜隨散親舊妻子不免飢寒所居不蔽風雨。姚崇謁告（謁請也休假日告）十餘日。政事委（藏）積。（咨）懷慎不能決惶恐入謝。上曰。朕以天下事委姚崇以卿坐鎮雅俗耳。崇既出。須臾裁決俱盡頗有得色。（自得之色）顧謂紫微（見上六）舍人齊澣（緩）曰。我爲相可比何人。澣未對。崇曰。何如管晏。澣曰。管晏之法雖不能施於後猶能沒身。公所爲法隨復（去聲）更（平）之。似不及也。崇曰。然則竟何如。澣曰。可謂救時之相耳。崇喜投筆曰。救時之相豈易得乎。懷慎自以其才不及崇每

事推之。時人謂之伴食宰相。【綱】夏四月，山東大蝗。【目】山東今山東省蝗。民不敢殺。拜祭之。姚崇遣御史督州縣捕而瘞埋也意。之議者以爲蝗多除不可盡。崇曰。河南北黃河之南之北之人。流亡殆盡。豈可坐視。借使除之不盡。猶勝養以成災。上乃從之。盧懷慎以爲殺蝗太多。恐傷和氣。崇曰。昔楚莊呑蛭。賈而愈疾。楚莊王食寒菹而得蛭。恐左右見而監食不誅。則廢法。遂呑之。令尹賀曰。王有仁德。天所輔也。是夜嘔而蛭出。久疾待愈。蛭。水蟲也。一名馬蟥。孫叔殺蛇而致福。孫叔敖爲兒時。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故。叔敖曰。聞之見兩頭蛇者死。恐他人又見。已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爲楚令

置侍讀官

[illegible]宗嗣昇

尹奈何不忍於蝗而忍人之飢死乎若使殺蝗有禍臣請當之

【綱】秋九月置侍讀官

【書法】侍讀之名始見於此

【綱】丙辰四年春正月以鄫王嗣眞為安北大都護陝（今河南河南府陝州）王嗣昇為安西大都護

【目】二王皆不出蛤諸王遙領節度自此始

【綱】以倪若水為汴州刺史

【書法】於是欲重外任特選京官才望者為之帝可謂知所權衡矣自貞觀二十年以來綱目書以為刺史者四十餘人自狄仁傑外皆貶黜者以汲厥斯民之職而以其所貶黜者為之若此而求外任之重難矣書此蓋予之也

【目】上欲重都督刺史選京官才望者為之然當時猶輕外任揚州（今江南揚州府）採訪使班景倩（千聲）ム入

班生何異登仙

賤人貴禽

為大理少卿過大梁（郡汴州今河南開封府）若水餞之望其行塵久之謂官屬曰班生此行何異登仙上嘗遣宦官詣江南取鵁（交）鶄（精）○似鳧脚高有毛冠辟火災長目睛交故名鵁鶄○鸂（溪）鶒（敕）○水鳥五色小於鴨雌賦鸂鶒等邪而逐害其宿者有勅令故名等欲置苑中所至煩擾若水言今農桑方急而羅捕禽鳥水陸傳（轉去聲）（驛遞）送道路觀者豈不以陛下為賤人而貴鳥乎上手敕謝之縱散其鳥【綱】山東復大蝗【目】山東蝗復大起姚崇又命捕之倪若水謂蝗乃天災非人力所及宜脩德以禳之劉聰（見三二卷四）時嘗捕埋之為害益甚拒不

名所登縣令試理八策

從命。崇牒疊。○移文曰牒 若水曰劉聰僞主德不勝妖。今日聖朝。妖不勝德。古之良守。蝗不入境。見三六卷二六 若其脩德可免。彼豈無德致然。因敕使者察捕蝗者勤惰以聞。由是不至大饑。

○【綱】名新除縣令試理八策。【目】或言於上曰。今歲選敘太濫。縣令非才。上悉召至殿庭試理八策。惟韋濟詞理第一。擢爲醴泉今陝西西安府醴泉縣令。餘二百八不入第。且令之官。四十五八放歸學問。

【綱】夏六月。太上皇崩。　冬十月。葬橋陵。在西安府蒲城縣

【綱】十一月。黃門監盧懷慎卒。【目】懷慎疾亟。上表薦宋璟李

姚崇薦宋璟

傑李朝隱盧從愿上深納之既薨家無餘蓄惟老蒼頭。蒼頭奴也服純黑以別於良人故名請自鬻以辦喪事。綱以源乾曜同平章事。十二月以宋璟為西京留守。目姚崇無居第寓居罔極寺以病謁告。見上九上遣使問之日數十輩。源乾曜奏事稱去聲旨。上曰此必姚崇之謀。或不稱旨則曰何不與姚崇議之。崇子彝异頗受賂遺去聲為時所譏。又崇所親信主書趙誨受賂事覺。崇由是請避位。薦廣州今廣東廣州府都督宋璟自代。上將幸東都以璟為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楊思勖迎之璟風

宋璟抑郝靈荃之賞

度凝遠。人莫測其際。在途不與思勗交言。思勗素貴幸。歸訴於上。上嗟歎良久。益重璟。[綱]閏月。姚崇源乾曜罷。以宋璟爲黃門監。蘇頲（廷上聲）同平章事。[目]璟爲相。務在擇人。隨材授任。使百官各稱其職。刑賞無私。犯顏正諫。上甚敬憚。突厥默啜。（見上卷四）自武后世爲中國患。朝廷旰食。（見三三卷十八）頃天下之力不能克。郝靈荃（詮）得其首。自謂不世之功。璟以天子好武功。恐好事者競生心。徼倖痛抑其賞。逾年始授郎將。靈荃慟哭而死。璟與頲相得甚厚。璟每論事。則頲助之。璟嘗謂

人日召與謀父子同居相府僕射（琰父懷爲僕射）議爲國楷楷獻可替否則黃門（黃門省 琰初爲）過其父矣姚宋相繼爲相崇善應變成務璟善守法持正二人志操不同然協心輔佐使賦役寬平刑罰清省百姓富庶唐世賢相前稱房杜（房玄齡 杜如晦）後稱姚宋他人莫得比焉二人每進見（現）上輒爲（去聲）之起去則臨軒送之及李林甫爲相雖寵任過於姚宋然禮遇殊卑薄矣

華陽范氏曰三公坐而論道天子所與共天位治天職者也其禮不可不尊其任不可不重自堯舜至於三代尊禮輔相詩書著矣漢承秦敝崇君卑臣然猶宰相進見天子御坐爲起在

宋璟禁立遺愛碑

知古知今

興爲下。所以體貌大臣。而風厲其節也。開元之初。明皇勵精政治。優禮故老。姚宋是師。天寶以後。宴安驕侈。倦求賢俊。委政羣下。彼小人者。唯利是就。不顧國體。巧言令色。以求親昵。人主甚之。薄於禮而厚於情。是以林甫得容其姦。故人君不體貌大臣。則賢者日退。而小人日進矣。

[目]紫微見上六舍人高仲舒博通典籍。齊澣練習時務。姚宋每坐二人以質所疑。旣而歎曰。欲知古問高君。欲知今問齊君。可以無闕政矣。廣州請爲璟立遺愛碑。璟請禁之。以革諂諛之風。於是他州皆不敢立。山人范知璿旋獻所爲文。璟判之曰。觀其良宰論。頗涉諂諛。文章若高。宜從舉選。不可別奏。[綱]罷十道按察

使。

【綱】丁巳。五年。春。正月。太廟四室壞。行幸東都。

【書法】上書太廟四室壞。下書行幸東都。是壞不以行故矣。然則無譏歟。春秋書世室屋壞。譏慢也。況太廟方壞。而行幸自如。則其爲忽宗廟益甚矣。姚崇賢相。於是凡三獻諛。惜哉。【音註】春秋文公十三年書世室屋壞。左氏以爲書不恭。公穀以爲譏不脩。三獻諛。一見上七。一見上九。

【目】上將幸東都。會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殿。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幸。恐未契天心。故災異爲戒。願且停之。姚崇曰。太廟屋材。皆苻堅見三二卷二九。時物。朽腐而壞。適與行會。何足異也。百司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

御史服豸冠對仗讀彈文

遷神主於太極殿更脩太廟耳。上大喜從之遂幸東都。

【綱】秋九月復舊官名令史官隨宰相入侍羣臣對仗奏事。【書法】良法也此令一出則史無不記之事臣無秘謀之言朝廷清明矣故書予之。

【目】貞觀（太宗年號）之制中書門下及三品官入奏事必使諫官史官隨之有失則匡正美惡必記之諸司皆正衙（正殿也）奏事御史彈百官服豸冠（見卷四十九）對仗（見卷四十五）讀彈文故大臣不得專君而小臣不得爲讒慝及許敬宗李義府用事政多私僻奏事官多俟仗下於御座前屏（丙）人密奏監察御史及待制官遠立以俟其

退諫官史官皆隨仗出仗下後事不復預聞武后以法制羣下諫官御史得以風聞言事互相彈奏於是多以險詖詖祕不平之言相傾宋璟欲復貞觀之政制自今事非的須祕密者皆令對仗奏聞史官自依故事

宋璟欲復貞觀之政

綱 冬十二月詔訪逸書

禁惡錢

綱 戊午六年春正月禁惡錢謂鉛鐵相雜及摩質取鉛盜鑄者

綱 徵嵩山見四六卷三十處士盧鴻為諫議大夫不受

綱 夏四月敕度鄭銑先上郭仙舟為道士

發明 書敕度鄭銑郭仙舟為道士以文觀之似君崇尚異端者而不知二人從宦於時獻詩見志乃溺於虛無之學故玄宗特以是黜之與太宗之

鄭銑郭仙舟投匭獻詩
令州縣行鄉飲酒禮

聽蕭瑀出家無異[音]蕭瑀見四[目]河南今河南參軍
亦可以警流俗矣[註]四卷三十河南府
鄭銑朱陽質實云縣名。丞郭仙舟投匭見四六獻詩。
未詳沿革卷十一
敕曰。觀其文理乃崇道法。至於時用不切事情。宜從
所好。度為道士。[綱]秋八月。令州縣歲十二月行鄉飲
酒禮禮季冬之月正齒位則縣令為主人鄉之老人
三賓為衆賓賓主燕飲則司正[音]鄉飲酒古之所以
年六十以上有德望者一人為賓其次為介為
北面揚觶而戒之以忠孝之本[陸]序長幼也終綱目
千數百年行此禮者開元而已雖舉一
廢百而綱目書之其亦餼羊之微意歟[綱]冬十一月。
帝還西京。
[綱]己未七年夏五月朔日食[目]上素服以俟變徹撤

飢饉。命中書門下察繫囚賑餓乏勸農功。宋璟奏
陛下勤恤人隱。此誠蒼生之福。然臣聞日食脩德
月食脩刑。親君子。遠小人。絕女謁（謁，託也。）婦人請除讒慝所
謂脩德也。君子恥言浮於行。苟推至誠以行之。不必
數（朔）下制書也。【綱】秋九月。徙宋王憲（成器改名）為寧王。
【綱】庚申。八年。春正月。宋璟蘇頲罷。【目】先是朝集使（見四五卷）
往往齎貨入京師。將還多遷官。璟奏一切勒（砌）
還以革其弊。璟又疾負罪而妄訴不已者。悉付御史
臺治之。人多怨之者。會天旱優人作魃（魃，旱神也。○神異經。南方

有人長二三尺袒身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狀。戲於上前。問魃何為出。對曰奉相公處分。又問何故。對曰。負冤者三百餘人。相公悉以繫獄。故不得不出爾。上心以為然。時江淮間惡錢尤甚。璟使監察御史蕭隱之括之。隱之嚴急煩擾。怨嗟盈路。於是貶隱之官。罷璟頲。弛錢禁。而惡錢復行矣。[綱]夏五月。復置十道按察使。[綱]以源乾曜為侍中。張嘉貞為中書令。[目]乾曜上言。形要之家。多任京官。使俊乂才過千人曰俊百人曰乂虞書俊乂在官之士。沈廢於外。臣三子皆在京。請出其二。上從之

於是出者百餘人。嘉貞吏事彊敏，剛躁自用，引進苗延嗣、呂太一、員連嘉靜、崔訓，與論政事。四人頗招權。時人語曰：令公四俊，苗呂崔員。

【綱】六月，瀍蟬穀瀍水源出河南河南府洛陽縣穀城山東流入於洛穀水在洛陽縣西北溢。【目】漂溺幾二千人。

【綱】辛酉九年，春正月，改蒲州今山西平陽府蒲州為河中府。置中都。【綱】二月，以宇文融為勸農使。【目】監察御史宇文融上言：天下戶口逃移，巧偽甚衆，請加檢括。源乾曜贊成之。敕有司議招集流移、按詰乞巧偽之法以聞。制州縣逃亡戶口，聽百日自首去聲，或於所在附籍，或

牒見上十一歸故鄉各從所欲過期不首謫徙邊州以融充使奏置勸農判官十八分行上聲○巡察也天下其新附客戶免六年賦調見三九卷三使者競爲刻急州縣承風勞擾百姓苦之陽翟宅○今河南開封府禹州尉皇甫憬上疏言之坐貶州縣希旨虛張其數或以實戶爲客凡得戶八十餘萬田亦如之

【綱】夏六月罷中都【目】蒲州刺史陸象先政尚寬簡吏民有罪曉諭遣之嘗謂人曰天下本無事但庸人擾之耳苟清其源何憂不治

天下本無事

【綱】秋九月梁文獻公姚崇卒　以張說同三品【綱】冬十一

劉五殊不相借

吳兢直筆

月安州今湖廣德安府別駕劉子玄卒。書法別駕未有書卒者卒子玄何錄良史也。綱目卒別駕一而已。目子玄即知幾見上卷十也。以字行。初著作郎吳兢撰則天實錄言宋璟激張說使證魏元忠事見同上。後說修史見之謬曰劉五謂子玄殊不相借。兢起對曰此兢所爲。史草具在。不可使明公枉怨死者。同僚皆失色。其後說陰祈兢改數字。兢曰若徇公請則此史不爲直筆。何以取信於後。

綱壬戌十年。春正月。幸東都。綱夏。五月。伊汝水伊水見三二卷二九汝水見三四卷二七溢。目漂溺數千家。綱六月。博州今山東東

此內臣專兵之始

志府兵所以廢

昌府聊城縣。河決。[綱]秋。安南今安南國亂。遣內侍楊思勖討平之。[書法]書遣內侍何。譏也。亂既平矣。何譏焉。輕國體。重歸權。兩失之矣。○此後世內臣專兵之始。眞德秀曰。唐世中人預國政。自玄宗任高力士始。中人預軍政。自玄宗用楊思勖始。[綱]始募兵充宿衛。[書法]志府兵所以廢也。故特書始。

[目]初。諸衛府兵見四三卷三二自成丁從軍。六十而免。其家不免雜徭。浸以貧弱。逃亡略盡。百姓苦之。張說建議。請召募壯士充宿衛。不問色役。諸色雜徭役優爲之制。逋餔亡者必爭出應募。上從之。旬日得精兵十三萬。分隸諸衛。更番上下。見同上兵農之分。自此始矣。

華陽范氏曰唐制諸衛府[illegible]之利[illegible]兵之害田不并而兵猶藏於民[illegible]於國者也開元之時其法寖壞張說不能究其所頁而輕變之兵農既分卒不能復則說之爲也夫三代之法出於聖人及其末流亦未嘗無弊救之者舉其偏以補其弊而已若并其法廢之而以私意爲一切苟偷之制此後世所以多亂也

【綱】癸亥十一年春正月帝北巡諸潞州（見上卷二八）給復（見四二卷四）五年以并州爲太原府（今山西太原府舊北都）【書法】潞州何潛藩也高帝之沛光武之春陵則帝鄉也潛藩耳而復焉亦濫恩矣故皆譏之【音註】沛見十卷三七春陵見二十卷十七

【綱】二月張嘉貞罷【目】張說與嘉貞不平會嘉貞弟嘉祐贓發說勸嘉貞素服待罪於外遂左

張說諫杖裴伷先

何論事之深

還幽州今直隸順天府刺史。初廣州今廣東廣州府都督裴伷先下獄。上與宰相議其罪。嘉貞請杖之。說曰。刑不上大夫。曲禮篇辭為其近君。且所以養廉恥也。蓋士可殺不可辱。臣巡北邊去年秋張說巡邊聞姜皎杖於朝堂。去年秋杖秘書監姜皎流之欽州卒於道皎官登三品亦有微功見上三奈何以阜隸待之。事往不可返。豈宜復蹈前失。上深然之。嘉貞不悅。退謂說曰。何論事之深也。說曰。宰相時來則為之。若大臣皆可笞辱。行及吾輩矣。此言非為伷先。乃為天下士君子也。嘉貞無以應。綱三月帝至西京綱

陸子之言何不達

志府兵所以終廢

及五月。置麗正書院。【書法】美之也。太宗書弘文。玄宗書麗正。皆美之也。書書院始此。

【音註】弘文。見四二卷二十一。【目】上置麗正。麗正易離卦象傳。重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書院聚文學之士。或修書。或侍講。以張說爲使。有司供給優厚。中書舍人陸堅以爲無益徒費。欲奏罷之。說曰。自古帝王於無事之時。莫不崇宮室。廣聲色。今天子獨延禮文儒。發揮典籍。所益者大。所損者微。陸子之言。何不達也。【發明】多之。

始置長從宿衛。【書法】志府兵所以終廢也。故再書始。

【目】命尚書左丞蕭嵩與京兆今陝西西安府。蒲今山西平陽府蒲州。同今西安府同州。岐今陝西鳳翔府。華今西安府華州。州長官選府兵及白丁。

復以宇文融爲勸農使

一十二萬。謂之長從宿衛。一年兩番。州縣毋得役使。

【綱】十二月。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列五房於其後。分掌庶政

【綱】甲子。十二年夏五月。停按察使。【書法】自景雲二年至是十四年凡三置三罷。及三年而復置。政令之不一甚矣。

【綱】復以宇文融爲勸農使。【書法】書復以何。貳過也。帝之興利始益急矣。

【目】制聽逃戶自首。去聲所在閑田隨宜收租。毋得差科征役。租調。見三卷三九一皆蠲免。遣宇文融巡行上聲州縣。議定賦役。

【綱】六月。制選臺閣蛤名臣爲諸州刺史。

【目】上以山東旱。命選臺閣名臣出爲刺史。初張說引崔沔免爲中書侍郎。故事承宣制

以宇文融爲御史中丞

[illegible]宰相侍郎署位而已洎自設官分職上下相維省中所見事乃無失侍郎令之貳也豈得拱默而已由是事多異同說因是出之【綱】秋七月以楊思勖爲輔國大將軍【書法】宦者稱大將軍始此【目】溪州今湖廣永順軍民宣慰使司蠻覃(尋)行璋反以思勖爲招討使擊擒之故有是命【綱】廢皇后王氏【目】上寵武惠妃欲廢后者累歲后兄守一以后無子使僧明悟爲后祭南北斗剖霹靂木書天地字及上名佩之事覺廢爲庶人守一賜死廢后尋卒【註】剖霹靂木雷所震之木【綱】八月以宇文融爲御史中丞【目】融爲御史中丞乘驛周流天下事無大小州縣先上勸農使然後申中書省

羣臣請封禪

司亦待融指撝（同揮）然後處決。上將大攘（除也）四夷。急於用度。融以歲終所增緡（民。錢貫也）錢數百萬悉進入官。由是有寵。議者多言煩擾。上令百寮議之。公卿畏融。皆不敢言。戶部侍郎楊瑒（唱）獨抗議。以為括客（括簡括。客，客戶。見上十七）免稅。不利居人。徵籍外田（籍外括出之田。皆民所隱匿者）稅。使百姓困弊。所得不補所失。未幾出為華州（見上）刺史。

【綱】冬十一月。帝如東都。

【綱】羣臣請封禪。【書法】書羣臣請衒邪諂者也。自是帝之驕心始啟矣。免於責者。其源乾曜乎。

【目】時張說首建封禪（見八卷五）之議。而源乾曜不欲為之。由是與說不平。

〔綱〕乙丑十三年春二月以宇文融兼戶部侍郎〔目〕制以所得客戶稅錢均充所在常平倉本又委使司與州縣議作勸農社使貧富相恤耕耘以時〔綱〕更命長從宿衛爲彍騎彍騎滿張弩曰彍〔目〕總十二萬人分隸十二衛六番唐百官志八衛各有左右曰左右衛曰驍衛曰武衛曰威衛曰領軍曰金吾曰監門曰千牛其十六衛自左右衛至領軍並掌宮禁宿衛金吾掌宮中京城警監門掌諸門禁衛千牛掌侍衛凡五府外府之番上者十二衛受其名簿而配以職除監門千牛凡左右四衛不須故但十二衛每衛萬人分爲六番番者更代宿衛也〔綱〕選諸司長官爲諸州刺史〔目〕上自選諸司長官有聲望者十一人爲刺史命宰相百

自書十韻詩賜刺史

更集仙殿爲集賢殿

禁奏祥瑞

官餞於洛濱。洛水之濱。供張去聲。供具張陳設也。甚盛。自書十韻詩賜之。左丞楊承令在行中。意怏怏。上怒。貶睦州今浙江嚴州府別駕。【綱】夏四月。更集仙殿爲集賢殿。【書法】魏明更崇華殿爲九龍。不書。書崇華。此其書更名何。嘉與賢。【音】九龍也。至書名其宮華清。則大非今日之玄宗矣。【註】見二八卷九。【目】上與中書門下及禮官學士宴於集仙殿。上曰。仙者。憑虛之論。朕所不取。賢者。濟理之具。今與卿曹合宴。宜更名曰集賢。其書院官五品以上爲學士。六品以下爲直學士。以張說知院事。右散騎常侍徐堅副之。【綱】秋九月。禁奏祥瑞。【綱】冬十月。作水運渾天

出玉牒宣示羣臣

成。水運渾天。上具列宿。注水激輪。令其自轉晝夜周別置二輪。絡在天外。綴以日月。逆天而行。淹速合度。置木匱為地平。令儀半在地下。又立二木人。每刻擊鼓。每辰擊鐘。機械皆在匱中。【綱】十一月。封泰山。見八卷五【目】車駕發東都。百官四夷從行。有司輦載供具數百里不絕。上備法駕至山足。御馬登山。與宰相及祠官俱登。問禮部侍郎賀知章曰。前代玉牒見十四卷二二之文。何故祕之。對曰。或密求神仙。故不欲人見。上曰。吾為蒼生祈福耳。乃出玉牒宣示羣臣。於是親祀昊天上帝於山上。羣臣祀五帝百神於山下。明日。祭皇地祇於社首。見四五卷二二又明日。御帳殿受朝

封泰山神爲天齊王

馬尊別色如雲錦

覲。赦天下。封泰山神爲天齊王。

致堂胡氏曰。明皇自謂吾爲蒼生祈福者。亦惑之甚矣。夫福。非可求而取之之物也。百姓之所謂福。曰壽。富。康寧。而已。上好儉而民財豐。節力役。而民力裕。養生送死無憾。則四海皆躋乎仁壽之域。此在人君行與不行之間耳。苟能行之則蒼生之福。朝祈而夕至。又何必千乘萬騎。泥金檢玉。而謁之於天乎。

綱 以王毛仲爲開府儀同三司。目 上初即位。牧馬有二十四萬匹。以王毛仲爲閑廄使。張景順副之。至是有馬四十三萬。上之東封。以數萬匹從。別色爲羣。望之如雲錦。加毛仲開府儀同三司。綱 車駕還。幸孔子

三人眞良吏

日舉酒賜寇泚

宅〔註〕漢明帝幸孔子宅書諸唐高祖太宗幸國子監〔正〕亦皆書諸此其書幸何誤也或曰誤不足也故

從其酒饌〔綱〕至宋州〔目〕宴從官於宋州今河南歸德府上謂張說

曰懷州今河南懷慶府刺史王丘餼牽牛羊豕為牲熟曰饔腥曰餼生曰牽之

外一無他獻魏州今直隸大名府崔沔供帳無錦繡示我以

儉濟州今山東兗州府濟寧州裴耀卿表數百言莫非規諫且

曰人或重擾則不足以告成告成功於天朕常寘之座隅

如三人者不勞人以市恩眞良吏矣顧謂刺史宋州刺史

寇泚音此妻上聲曰比亦屢有以酒饌不豐訴於朕者知卿

不借譽平聲於左右也自舉酒賜之由是以丘為尚書

吳兢諫親決試判

左丞。沔爲散騎侍郎。耀卿爲定州（今直隸眞定府定州）刺史。

〔綱〕十二月。帝還東都。

〔綱〕分吏部爲十銓。親決試判。

〔書法〕書親決何讞也。決試判。有司事也。而親之。下行甚矣。故書親。親者。不宜親者也。

〔目〕上疑吏部選試不公。御史中丞宇文融密奏請分爲十銓（銓，衡也，量也）。以禮部尚書蘇頲等十人掌之。試判將畢。遽名入禁中。決定。尚書侍郎皆不得預。左庶子吳兢表言。陛下曲受讒言。不信有司。非居上臨人。推誠感物之道。昔漢之賢相。尚不對錢穀之數（見十一卷十七）。不問鬭死之人（見十六卷二三）。況萬乘之君。豈得下行銓選之事乎。上雖不即

從明年復故。綱大有年。

綱丙寅。十四年。夏四月。以李元紘宏同平章事。張說罷。綱秋。七月。河南北黃河之南之北大水。綱八月。魏州見上河溢。綱以杜暹纖同平章事。

賜貴近絲

綱丁卯。十五年。夏五月。夏至。賜貴近絲。人一綟。綟猶言一縷。匯一畫絲一綟耳。其書何重親蠶也。目上命妃嬪以下。宮中育蠶。以知女功。至是以其絲賜貴近。綱秋。七月。冀州今直隸眞定府冀州河溢。綱許文憲公蘇頲卒。冬。十月。帝還西京。

綱戊辰。十六年。春二月。以張說兼集賢院學士。目說

楊瑒諫限明經進士

雖罷政事。專文史之任。朝廷每有大事。上常遣中使訪之。

【綱】改彍騎爲羽林飛騎。

【綱】冬。以蕭嵩同平章事。

【綱】己巳。十七年。春。三月。限明經進士及第每歲毋過百人。

【發明】以天下之廣。吏員之衆。而明經進士。歲止百人。則取士之途。隘可知矣。楊瑒之言。非不明白。玄宗雖是其說。然亦未聞有所施行。直書於冊。其失自見。孰謂唐得人爲盛哉。

【目】國子祭酒楊瑒唱奏。流外出身。每歲二千餘人。而明經進士不能居其什一。則是服勤道業之士。不如胥吏之得仕也。臣恐儒風浸墜。廉恥日衰。若以出身人太多。則應諸色猶言雜科裁損。文吏主司帖試明經帖試。謂以所習經。掩其兩

以帝生日爲千秋節

端。中開。推開一行。裁紙爲帖。凡帖三字。隨時增損。可否不一。或得四。得五。得六者爲通。不求大指。專取難知。閒以孤經絕句。章句斷截。其疑似可以惑人。故謂之孤絕。或年月日。請自今並帖平文。試以平易之文。上甚然之。

[綱]夏。五月。復置按察使。

[綱]秋。八月。以帝生日爲千秋節。

[書法]生日宴樂舊矣。未以節名也。源張導諛。爾侈貫自此廣矣。書曰以帝生日爲千秋節。咎以爲者也。後世以人君始生之日爲節而表賀之。始此。

[目]八月五日。上以生日宴百官於花萼樓見上八下。丞相源乾曜張說表請以是日爲千秋節。布於天下。咸令宴樂。移社就之。

華陽范氏曰。太宗不以生日宴樂。以爲父母劬勞之日也。乾曜等以人主生日爲節。又移社以

就老夫節者陰陽氣至老侯不可爲也社者國之大祀不可移也明皇享國既久驕心浸生乾曜與說不能以義正君又爲諂首以逢迎【書】太之而後世猶以二人爲名臣不亦異乎【匯】宗見四四卷三十

張嘉貞不市田宅

【綱】工部尚書張嘉貞卒【目】嘉貞不營家產有勸其市田宅者曰吾貴爲將相何憂寒餒比見朝士廣占去聲良田身沒之日適足爲無賴子弟酒色之資吾不取也【綱】貶宇文融爲汝州汝州今河南汝州刺史【目】融以治財賦得幸廣置諸使競爲聚斂由是上心益侈百姓苦之任相位是年五月同平章事謂人曰使吾居此數月則海內無

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

事矣信安王褘衣以軍功有寵融疾之使御史李寅彈之褘聞之先以白上明日寅奏果入上怒融坐貶既而國用不足上復思之會有飛狀無姓名告狀者飛來也告融贓賄隱沒官錢事坐流巖州貨寶之未詳沿革道卒然是後言財利以取貴仕者皆祖之

[目]庚午十八年春正月以裴光庭為侍中[綱]二月初令百官休日選勝行樂休日休假之日也選勝選擇勝槩去處[書法]書初令何譏欲逸也欲逸人心之所不免也上復令之莫敢不從矣自是以至於天寶之亂故書初[綱]夏四月以裴光庭兼吏部尚書[書法]兼官未有書者書光庭何譏也用循資格自光

裴光庭奏用循資格

聖書

肅宗嗣昇改名浚

庭始，故謹志之。【目】先是選司注官惟視其人之能否，或不次超選，或老於下位，有出身二十餘年不得祿者。光庭始奏用循資格，各以罷官若干選而集，各以，謂下文官高者卑者也。罷官，謂罷劇就閒者也。若干，數未定之謂，不拘多少為一選。聚集而銓注也。官高者選少，卑者選多，無問能否，選滿則注，非負譴者，皆有升無降。庸愚皆喜，謂之聖書，而才俊之士無不怨歎。宋璟爭之不能得。

【綱】六月，以忠王浚領河北道行軍元帥，帥十八總管討奚、契丹。東胡種名。【目】浚，即陳王嗣昇，見上十。更封改名也。契丹可突干弒其王李邵固，叛降突厥。

制以忠王浚領元帥。御史大夫李朝隱京兆尹裴伷先副之。帥十八總管以討奚契丹。命浚與百官相見。張說謂人曰。吾嘗觀太宗畫像。雅類忠王。此社稷之福也。然浚竟不行。【綱】冬。十月。是歲天下奏死罪二十四人。

致堂胡氏曰。以文觀之。九州之大。一歲死罪。止於如此。幾於刑措矣。以實論之。玄宗方以奢汰逸樂教有邦。則訟獄曲直。安得一一辨白。無乃慕刑措之名。有當死而幸免者乎。然則奸猾逋誅。而平人冤抑者衆矣。

【綱】辛未。十九年。春。正月。王毛仲有罪。賜死。【目】初毛仲

王毛仲嫁女但未得客

宋璟飲不盡巵而歸

以嚴察幹力有寵。百官附之輻湊。毛仲嫁女。上問何須。毛仲頓首謝曰。臣萬事已備。但未得客。上曰。知卿所不能致者一人耳。必宋璟也。朕爲汝召客。明日詔宰相與諸達官（謂諸司長官。皆得專達於天子。故稱。）詣之。日中。璟乃至。先執酒西向拜謝。飲不盡巵。（支。飲酒器。）遽稱腹痛而歸。其剛直之操。老而彌篤如此。毛仲驕恣日甚。能武將軍葛福順（毛仲與爲婚）倚其勢。多爲不法。毛仲求兵部尚書不得。怏怏。上由是不悅。時上寵任宦官楊思勖高力士。先貴幸。毛仲視之若無人。毛仲妻產子三日。上

此豈不堪作三品

以詩書賜吐蕃

命力士賜之甚厚。且授晃五品官。毛仲抱晃示力士曰。此豈不堪作三品邪。力士歸奏之。上大怒曰。昔誅韋氏。見上卷三十。此賊心持兩端。今日乃敢以赤子怨我。力士因言北門見四四卷十七。奴官太盛。不早除之。必生大患。上恐其黨驚懼爲變。貶毛仲福順等於遠州。道賜毛仲死。自是宦官勢盛。力士尤爲上所寵信。表奏皆先呈之。小事即決。勢傾內外。

[綱]以詩書賜吐蕃。

[目]吐蕃西羌種名。在吐谷渾西南。使者稱公主金城公主嫁吐蕃。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字于休烈上疏曰。東平王名蒼。漢明帝母弟。漢之懿

上躬耕興慶宮側

置太公廟

名將備十哲

親求史記諸子。漢猶不與。況吐蕃國之寇讎。今資之以書。使知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也。裴光庭等奏。吐蕃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尖陶聲教。化流無外。休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之語。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也。遂與之。【綱】上躬耕于興慶宮見上。蓋三【書】書嘉重農也。是時玄宗猶有可書之八。側百步。【法】善故綱目詳之。躬耕興慶宮側則書芟麥苑中則書。【綱】三月。置太公廟。【書法】書譏也。於是帝事邊功故有此。置而以白起輩為十哲。帝之將。以兵終其兆見矣。【目】令兩京西京長安。東京洛陽。諸州各置太公廟。以張良配享。選古名將以備十哲。張良。田穰苴。孫武。吳起。白

起、樂毅、韓信、諸葛亮、李靖、李勣。以二八月上戊致祭。如孔子禮。

司馬溫公曰。經緯天地之謂文。戡定禍亂之謂武。自古不兼斯二者而稱聖人。未之有也。豈孔子專文而太公專武乎。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者。豈太公得與抗衡哉。古者有發命大司徒教士以車甲。贏股肱。決射御。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自孫吳以降。皆以勇力相勝。狙詐相高。豈足數於聖賢之門。而謂之武哉。使太公有神。必羞與之同食矣。

綱 癸酉。二十一年。春三月。裴光庭卒。綱 以韓休同平章事。

目 上問蕭嵩可以代光庭者。嵩欲薦散騎常侍王丘。丘讓於韓休。嵩言之上。以為相。休為人峭直（峻也）。不干榮利。始嵩以為恬和易制。故引之。及與共事。守

貌瘦天下肥

正不阿嵩漸惡之宋璟歎曰不意韓休乃能如是上或宴樂遊獵小有過差輒謂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終諫疏已至左右曰韓休爲相陛下殊瘦於舊何不逐之上歎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奏事常順指既退吾寢不安休常力爭諍既退吾寢乃安吾用休爲社稷耳非爲身也【綱】夏六月制選人有才行者委吏部臨時擢用【目】時雖有此制而有司以循資格見上三七便於已猶踵行之【綱】冬十月左丞相宋璟致仕歸東都【書法】綱目書致仕多矣未有書所歸者書歸東都何惜賢者之遠也【綱】蕭嵩韓休罷

【綱】以裴耀卿同平章事。起復張九齡同平章事。[illegible]

嵩韓休罷。既見忠佞之無別。書起復張九齡矣。見使臣不以禮。夫于志寧起復爲東宮官屬。且猶不可。況宰相師表四海者乎。綱目於二人同爲平章事而兩言之者。書之重。詞之復。所以深譏之耳。若九齡不能終制之失。則亦不待貶絕而自見矣【音】于志寧見四【註】刊卷十四

【目】休數與嵩爭論於上前。面折嵩短。嵩因乞骸骨。上曰。朕未厭卿。卿何爲遽去。對曰。陛下未厭臣。故臣得從容引去。若已厭臣。首領且不保。安能自遂。因泣下。上亦爲去聲之動容。乃皆以爲丞相。罷政事。時九齡居母喪。自韶州今廣東韶州府入見現求終喪。不許。

【綱】分天下爲十五道置采

采訪使

訪使。[目]京畿西京其。都畿東都關內。河南河東。河北隴右。山南東西。劍南。淮南。江南東西。黔中。嶺南。黔中治湖廣常德府餘俱見四二卷二八凡十五道。各置采訪使。以六條簡察非法。兩畿以中丞領之。餘皆擇賢刺史領之。惟變革舊章。乃須報可。自餘聽便宜從事。先行後聞。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四九

通鑑綱目定本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唐紀

玄宗明皇帝

張九齡請不禁鑄錢

【綱】甲戌，二十二年，春正月，幸東都。二月，秦州（今陝西鞏昌府秦州）地震。【綱】夏五月，以裴耀卿為侍中，張九齡為中書令，李林甫同三品。【目】張九齡請不禁鑄錢，敕百官

議之。裴耀卿等曰。一啓此門。恐小人棄農逐利。而濫惡更甚。祕書監崔沔(勉上)曰。若稅銅折役。計估(古。市稅)。度(鐸)庸(同傭)則官冶可成。而私鑄無利矣。且錢之爲物。貴以通貨。利不在多。何待私鑄然後足用乎。左監門錄事參軍劉秩曰。夫人富不可以賞勸。貧不可以威禁。若許私鑄。貧者必不能爲之臣。恐貧者益貧而役於富。富者益富而逞其欲也。上乃止。○林甫柔佞多狡數(朔)深結宦官及妃嬪家。伺候上動靜。無不知之。由是每奏對。常稱旨。時武惠妃寵傾後宮。生壽(今江南鳳陽府)

州。王琚。妹太子淩疏薄。林甫乃因宦官言於惠妃願盡力保護壽王。妃德之陰爲內助。○綱上芟。衫麥。於。苑。中。目上種麥苑中。帥太子以下親往芟也刈之。謂曰。此所以薦宗廟。不敢不親。且欲使汝曹也輩知稼穡艱難耳。○綱以方士張果爲銀靑光祿大夫。目初張果自言有神仙術。堯時爲侍中。多往來恒山見三四卷二八中。相州今河南彰德府刺史韋濟薦之。上遣璽書迎入禁中。以爲光祿大夫。號通玄先生。厚賜遣歸。後卒。好事者以爲尸解。漢方術傳注。尸解。言將登仙。假託爲尸以解化也。葛洪年八十卒。其顏色如生。體亦柔軟。舉尸入棺

宰相非賞功之官

御樓酺宴

甚輕。如空衣然以上由是頗信神仙【綱】冬十二月。幽為尸解得仙也。

州今直隸順天府節度使張守珪斬奚契丹見上卷二七。王屈烈。

及可突干。見同上【目】上美守珪之功欲以為相。張九齡

曰。宰相代天理物。非賞功之官也。上曰。假以名而不

使任其職可乎。對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見四卷十九

君之所司也。守珪纔破契丹。即以為相。若盡滅奚厥。

奚契丹突厥將以何官賞之。乃以為羽林大將軍兼御史

大夫。賜二子官。賞賚甚厚。

【綱】乙亥。二十三年。春。正月。耕籍田。御樓酺宴【發明】前書令百

官行樂。此書御樓酺宴。則[目]上耕耤田。見十二卷二三尤同上乃止。公卿以下皆終歌。見同上[目]上御五鳳樓酺。見上卷一宴。時命三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較角勝負。懷州今河南懷慶府。刺史以車載樂工數百。皆衣去聲文繡。魯山今河南南陽府裕州。令元德秀惟遣樂工數人。連袂歌于蔿。委于蔿。歌名。元德秀所作。帝聞而異之。歎曰。賢人之言哉。上曰。懷州之人。其塗炭乎。立以刺史爲散官。德秀性介潔質樸。士大夫服其高。[綱]三月。張瑝張琇殺殿中侍御史楊汪。以復父讎。敕杖殺之。[目]初汪既殺張審素十九年冬

或告嶲州都督張審素贓汚。制遣楊汪按之。汪奏審素謀反。審素坐斬。○嶲音雖上聲。嶲州今四川行都司。審素二子瑝琇皆幼。坐流嶺表。尋逃歸。手殺汪於都城。繫表於斧。言父冤狀。欲之江外殺與汪同謀者。爲有司所得。議者多言二子稚年孝烈。宜加矜宥。張九齡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爲壞法。不可。上然之。乃下敕曰。國家設法。期於止殺。各伸爲子之志。誰非徇孝之人。展轉相讎。何有限極。宜付河南府時上在東都。杖殺。士民憐之。爲去聲作哀誄。○見四卷三七。歛錢葬之。

致堂胡氏曰。復讎。因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義也。歸而不復。則人道滅絕。天理淪亡矣。瑝琇

貴妃

肅宗後改名璵

敕禮部侍郎掌貢舉

念其父死之冤，亡命報之。其失在不訟於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張九齡欲宥之，豈非爲此乎？而裴李之言，何其戾哉！但以非司寇而擅殺，當之，仍矜其志，則免死而流放之可爾。若直殺之，是楊氏以一人而當張氏【音】頗，音坡。二人之命，不亦頗乎？【註】頗，不平也。

【綱】冬，十二月，冊壽王妃楊氏。妃，故蜀州司戶玄琰之女也。【書法】王妃不書，書楊氏何？明倫也。是故將書以武氏爲昭儀，則太宗之爲先書以武氏爲才人；將書以楊太眞爲貴妃，則開元之爲先書冊壽王妃楊氏，皆所以明倫也。【音】武氏爲才人【註】見四四卷七。

【綱】丙子，二十四年，春，二月，皇太子更名瑛。音英。初名嗣謙。【目】諸皇子皆更之。忠王浚見上卷二七。改曰璵。于【綱】三月，敕禮部侍郎掌貢舉。【目】舊制考功員外郎掌貢舉。有進

安祿山　穰苴誅莊賈　孫武斬宮嬪

士陵侮之議者以員外郎位卑。不能服衆。敕委禮部侍郎。

【綱】夏四月。張守珪使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敗績。【書法】書使何。罪使之者也。奚契丹書討。則使之者何罪。使之而不能正其敗績之誅。以至黷國典。貽國禍。則守珪之罪也。故書使。

【目】張守珪使平盧（鎮名。今山東青州府。）討擊使安祿山討奚契丹。（見上）敗績。（大崩曰敗績。）守珪奏請斬之。祿山臨刑呼曰。大夫從滅奚契丹。奈何殺祿山。乃更執送京師。張九齡批曰。昔穰苴（疽）誅莊賈。（史記。司馬穰苴者。田完之苗裔也。晏嬰薦於齊景公。名爲將軍。將兵扞燕晉之師。使寵臣莊賈監軍。穰苴與莊賈約日。旦日日中會於軍門。莊賈後期。穰苴斬莊賈以徇三軍。三軍之士皆振慄。）孫武斬宮嬪（記

張九齡請誅安祿山

安祿山貌有反相

孫子武者齊人也以兵法見吳王闔廬闔廬曰子之十三篇吾盡觀之矣可以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曰可於是出宮中美女得百八十人孫子分為二隊以王之寵姬二人為隊長孫子乃三令五申而鼓之婦人大笑孫子遂斬隊長二人以徇於是闔廬知孫子能用兵卒以為將守珪。軍令若行。祿山不宜免死。上惜其才。赦之。九齡固爭諍曰。失律易師卦師出以律失律凶也喪師不可不誅。且其貌有反相。不殺必為後患。上曰。卿勿以王夷甫識石勒晉王衍字夷甫見石勒識其有反相後果叛據襄國僭稱後趙卒禍晉室枉害忠良。竟赦之。祿山本營州今直隸永平府昌黎縣雜胡。初名阿犖。落山。母再適安氏。冒其姓。後其部落破散。遂與安氏子思順逃

史思明

來狡黠（閑入聲）善揣人情。守珪愛之。養以爲子。又有史窣（孫入聲）也。于者與祿山同里閈（翰。里門曰閈）。亦以驍勇聞。守珪奏爲果毅。（見四十二卷三）累遷將軍。後入奏事。上與語悅。之賜名思明。

致堂胡氏曰。禍福雖有定數。若由人事。今置毒於前。食則死。不食則生。生死繫乎食與不食。則人事爲近矣。故古之聖人。必脩人事。其於天命。曰我不敢知。使明皇外任賢相。內無蠱惑。雖祿山爲敢亂。然祿山敗軍。其罪應誅。九齡當以軍法爭論其理自騰。乃言未來之事。斷其後患。故玄宗得以拒之。

張九齡上千秋金鑑

綱 秋八月。張九齡上千秋金鑑錄。

鑑錄同獻文不書此何
目 頭書重將君當

故金鑑錄書。丹扆箴書。非是。皆略之。於是帝生日曷爲不書。九齡此錄。爲人主者朝夕座右可也。豈一時賦頌之流哉。故不書生日。[考證]丹扆箴見五七卷十二。[目]千秋節。見上卷二六。學

臣皆獻寶鏡。九齡以爲以鏡自照見形容。以人自照見吉凶。乃述前世興廢之源。爲書五卷。謂之千秋金鑑錄。上之。賜書褒美。[綱]冬十月。帝還西京。[目]上過陝州見上卷十。以刺史盧奐有異政。題贊於聽事中庭也。而去。

[綱]十一月。賜朔方今寧夏衛節度使牛仙客爵隴西今陝西縣今陝西鞏昌府隴西縣公。[發明]玄宗志在邊功。故增重邊賞。如仙客止能脩其職業。而寵異已至於此。故綱目書賜爵而不書其有功。則可以知其失矣。況未幾又使之相乎。[目]仙客前在河

尚書古之納言

封爵所以勸有功

西。今陝西行都司等衛地。能節用度。勤職業。倉庫充實。器械精利。上嘉之。欲加尚書。張九齡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虞書。帝曰。龍。汝作納言。夙夜出納朕命。惟允。蔡氏曰。周之內史。漢之尚書。魏晉以來。所謂中書門下者。皆此職也。唐興以來。惟舊相及揚歷中外有德望者。乃爲之。仙客本河湟使典。河湟。二州名。並陝西行都司涼州衛地。仙客前判涼州別駕。故云。今驟居清要。恐羞朝廷。上曰。然則但加實封可乎。對曰。封爵所以勸有功也。邊將實倉庫。脩器械。乃常務耳。不足爲功。欲賞其勤。賜之金帛可也。裂土封之。恐非其宜。上默然。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何有於

明皇治亂之分

張九齡遇事力爭

尚書。九齡書生。不達大體。上悅。乃賜仙客爵食實封三百戶。【綱】裴耀卿、張九齡罷爲左右丞相。以李林甫兼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發明】觀九齡罷相。與林甫兼中書令之書。文無褒貶。然明皇治亂之分。已在於此。【目】初上欲以李林甫爲相。問於張九齡。九齡對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爲廟社之憂。上不從。是時上在位歲久。漸肆奢欲。怠於政事。而九齡遇事無細大。皆力爭諍之。上之在藩也。趙麗妃生太子瑛。皇甫德儀生鄂王瑤。劉才人生光王琚。及即位。幸武惠妃。生壽王瑁。麗妃等愛皆弛

張九齡諫廢三子

太子與瑤琚以母失職有怨望語。駙馬都尉楊洄尚咸宜公主，武惠妃女常伺三子過失以告惠妃。惠妃泣訴於上。上大怒。欲皆廢之。九齡曰。陛下享國長久子孫蕃昌天下之人。方以為慶。今三子皆已成人。不聞大過。奈何一旦以無根之語廢之乎。且太子。天下本不可輕搖。昔晉獻公聽驪姬之讒殺恭世子。三世大亂。漢武帝信江充之誣。罪戾太子。京城流血。晉惠帝用賈后之譖。廢愍懷太子。中原塗炭。隋文帝納獨孤后之言。黜太子勇。立煬帝。遂失天下。由此觀之不可不

恤陛下必欲爲此臣不敢奉詔上不悅林甫退而私謂宦官之貴幸者曰此主上家事何必問外人上猶豫（見九卷二八）未決惠妃密使宮奴謂九齡曰有廢必有興公爲之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之以其語白上上爲之動色故訖九齡罷相太子得無動

（華陽范氏曰明皇三子之廢繫於李林甫之一言其得未廢繫於張九齡之未罷相賢則父子得以相保相佞則天性滅爲仇讐置相可不慎哉）

目林甫日夜短九齡於上上浸疎之林甫引蕭炅（炅）爲戶部侍郎炅素不學嘗讀伏臘爲伏獵中書侍郎

伏獵侍郎

明皇用相各有所長

嚴挺之言於九齡曰省中豈容有伏獵侍郎乃出爲刺岐州(今陝西鳳翔府)故林甫怨挺之上積前事以耀卿九齡阿黨並拜丞相罷政事而以林甫爲中書令牛仙客同三品領節度如故貶挺之爲洛州(今直隸廣平府)刺史

上即位以來所用之相姚崇尚通宋璟尚法張嘉貞尚吏張說尚文李元紘(宏)杜暹(纖)尚儉韓休張九齡尚直各有所長也九齡既得罪朝廷之士皆容身保位無復直言李林甫欲蔽主擅權明謂諸諫官曰今明主在上羣臣將順(孝經將順其美注將行也君有美善則順而行之)之不暇

李林甫城府深密

置玄學博士

烏用多言。諸君不見立仗馬乎。（飛龍廐日以八馬列宮門外。號南衙立仗馬）食（飼）三品料。一鳴輒斥去。悔之何及。補闕杜璡嘗上書言事。黜為下邽（規。今陝西西安府渭南縣）令。自是諫爭路絕矣。仙客既為林甫所引進。專給唯諾而已。林甫城府深密。人莫窺其際。好以甘言啗（淡。○餌之也）人。而陰中傷之。不露辭色。凡為上所厚者。始則親結之。及位勢稍逼。輒以計去之。雖老姦巨猾。無能逃其術者。

【綱】丁丑。二十五年。春正月。置玄學博士。【目】每歲依經舉。

【發明】前十七年書明經進士。歲限百人。今此年二月書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是蓋欲其學

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殺周子諒貶張九齡

歲。其制。以沮止之。僅免廢罷云爾。至所謂玄學者。前未之聞。乃特置博士官。又令每歲依明經舉。則當時好尚。曉然可知。此事觀之。義自見矣。

[綱]二月。立明經問義進士試經法。

[目]敕曰。進士以聲韻為學。多昧古今。明經以帖誦見上卷二五帖試。集覽。明經誦帖括。謂為帖括而誦之以求僥倖。為功。罕窮旨趣。自今明經問大義十條。對時務策三首。進士試大經十帖。以左氏傳為大經。一帖凡三言。

[綱]夏四月。殺監察御史周子諒。貶張九齡為荊州長史。

[目]子諒彈牛仙客非宰相才。上怒甚。命撲杖於殿庭。絕而復蘇。仍杖之朝堂。流瀼瀼州。在廣西潯州府西南。安南國交州府東北。至藍田今陝西西安府藍田縣。而死。李林

鵲巢獄院

前言子諒九齡所薦也。乃貶九齡荊州（今湖廣荊州府）長史。

【綱】廢太子瑛、鄂王瑤、光王琚而殺之。【目】楊洄又譖太子、鄂王、光王潛構異謀。上召宰相謀之。李林甫對曰：此陛下家事，非臣等所宜預。上意乃決，使宦官宣制於宮中，廢爲庶人，尋賜死。

【綱】秋七月，大理寺奏有鵲來巢，賜李林甫爵晉國公，牛仙客豳國公。【目】大理少卿徐嶠奏：今歲天下斷死刑五十八，獄院由來殺氣太盛，鳥雀不栖（西）。今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官以刑措表賀。上歸功宰輔，故有是命。

宋璟第一流人物

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

華陽范氏曰。明皇一日殺三子。而宰相以刑措受賞。讒諛得志。天理滅矣。能無亂乎。

綱 冬。十月。開府儀同三司廣平文貞公宋璟卒。發明 宋璟在玄宗朝第一流人物也。故書官書爵書諡以表之。此亦可以觀綱目褒貶之筆矣。

綱 戊寅。二十六年。春。正月。令天下州縣里皆置學。書法 武德嘗置州縣鄉學矣。不皆置也。於是令皆置學。則無無學之里矣。特書嘉之。

綱 夏。六月。立忠王璵爲太子。改名亨。目 李林甫數勸上立壽王瑁。上以忠王璵年長。孝謹好學。意欲立之。猶豫不決。常忽忽不樂。高力士請其故。上曰。汝揣我何意。力士曰。得非以郎君未定邪。上曰。然。對曰。但推長而立。誰

太子廢亦張說之過

追謚孔子爲文宣王

復敢爭。上曰汝言是也。由是遂立璵爲太子。更名

孫甫曰太子瑛之廢。雖由武妃林甫。亦張說之過也。初忠王出見百官。說有貌類太宗之言。蓋昭成方娠時。說侍讀東宮。知其異事。謂王當受天命。故因事言之。以感於衆耳。說事明皇情義至厚。言從計行。於忠王豈無密議也。使明皇之意已移。雙龍之言易入。說無以逃其過矣。

[音註]貌類太宗之言 見上卷二八

[綱]己卯。二十七年。秋。八月追謚孔子爲文宣王。

[目]先是祀先聖先師。周公南向。孔子東向坐。制自今孔子南向坐。被王者之服。釋奠見四二卷廿用宮懸見四卷廿九贈弟子爲公侯伯

稱天以誅未足稱其德

遂目尹氏曰自漢平帝追謚孔子爲褒成侯宣尼公後世因謂孔子爲宣父又謂之爲宣尼至是又加文與宣爲謚然文之爲言謚法有所謂經天緯地者矣孔子亦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以是謚之庶亦幾矣然亦有所未盡焉若夫宣之爲宣謚法之美者不過聖善周聞而已豈足盡吾聖人之大德哉况唐未加聖人此謚之前北齊高洋李元忠南齊蕭子良隋長孫賢固有此謚矣天生聖人爲萬世道德之宗主稱天以誅之猶恐未足以稱其德彼區區荒誕之君亦下之見何足深爲吾聖人之輕重當其時行之可也後世乃遵之百世而不改何耶

[音註] 汙音蛙○稱天以誅見二卷二八

[綱] 庚辰二十八年春正月荊州長史張九齡卒 [書法] 書惜賢也

[目] 上雖以九齡忤旨逐之然愛重其人每宰相薦

風度得如九齡不乎

立賑饑法

得玄元皇帝像

士。輒問曰風度得如九齡不乎。綱冬。十一月是歲戶口之數。目戶八百四十一萬二千八百。口。四千八百一十四萬三千六百。西京東都。米斛直錢不滿三百絹匹亦如之海內富安。行者萬里不持寸兵。

綱辛巳。二十九年。春。正月。立賑饑法。目制曰。承前饑饉皆待奏報。然後開倉道路悠遠。何救懸絕自今委州縣及採訪使。給訖奏聞。綱夏。閏四月。得玄元皇帝像。書法於是帝以夢求得之也。曷爲夢之信惑之深。發而爲此也。然則其得之何。旨意所在。不得不可矣。書曰得。宜得也。目上夢玄元皇帝見四五卷二二。云吾像在京城

洛水溢

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

西南百餘里。遣使求得之於盩音周厔質。今西安府盩厔縣迎至興慶宮。見上卷八

華楊范氏曰，人之有夢，蓋其心之動也。昔高宗恭默思道，誠心求賢，故夢帝賚之良弼。明皇怠於庶政，志求神仙，惑方士之言，自以老子其祖也。感而見於夢，亦其誠之形也。自是迂怪日聞，諂諛成俗，奸究得志，而天下之理亂矣。人君心術，可不慎哉。目註高宗見二卷十五

綱秋。七月，洛水溢。見四七卷十九目溺死者千餘人。綱八月，以安祿山為營州都督。書法自是祿山每事必書，詐亂本也。目祿山傾巧，善事人，人多譽平聲之。上左右至平盧見上者，祿山皆厚賂之，由是上益以為賢。又賂采訪使張利貞，利

以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

置十節度經略使

貞盛稱之上乃以爲營州見五上都督充平盧軍使

綱 壬午天寶元年春正月以安祿山爲平盧節度使

目 是時天下聲教見十七卷八所被之州三百三十一羈縻見十八卷二十之州八百置十節度經略使以備邊安西節度撫寧西域治龜茲丘茲慈城即漢龜茲縣見二十四卷一北庭節度防制突騎施堅昆西域國治北庭都護府北庭本高昌國地唐立庭州改北庭都護府河西節度斷隔吐蕃突厥治涼州今陜西行都司涼州衛朔方節度捍禦突厥治靈州故城在陝西寧夏衛城南河東節度與朔方掎角見二十卷二十以禦突厥治太原府

今山西太原府范陽節度臨制奚契丹治幽州。今直隸順天府平盧節度鎮撫室韋契丹之別種丁靈之苗裔靺末鞨曷○北狄種治營州。見上隴右節度備禦吐蕃治鄯州。見四五卷三十劍南節度西抗吐蕃南撫蠻獠老。並西南夷治益州今四川成都府嶺南五府經略綏靜夷獠治廣州今廣東廣州府此外又有長樂經略福州今福建福州府領之東萊守捉。唐制兵之戍邊者大曰軍小曰守捉即團結營也萊州今山東萊州府領之東牟守捉登州今山東登州府領之凡鎮兵四十九萬人馬八萬餘匹開元之前每歲供邊兵衣糧費不過二百萬天寶之後益兵浸多每歲用

得藏靈符

衣千二十萬匹。糧百九十萬斛。公私勞費。民始困矣。

華陽范氏曰。海內之地。非不廣也。財非不多也。人君不能清靜恭儉。以待太平。於其安也而勞之。於其富也而刻之。是以天下之禍。常基於安富之時。亂已成而猶不悟也。豈非好大多欲。任失其人之咎歟。

綱 羣臣請加尊號。目 陳王府參軍田同秀言。玄元皇帝見上。告以藏靈符在尹喜周康王時。爲函谷關令。東見紫氣。知有神人過。東得老子。喜求著書。老子爲著道德經以授之。故宅。上遣使求得之。羣臣上表以寶符潛應年號。請於尊號加天寶字。從之。綱 二月。改官名。目 侍中中書令爲左右相。丞相改爲僕射。發

東北郡皆爲京州爲郡刺史爲太守[綱]以田同秀爲朝散大夫[目]時人皆疑寶符同秀所爲也[綱]三月以韋堅爲江淮租庸（見四二卷十二）轉運使[目]堅太子之妃兄也督江淮租運歲增巨萬上以爲能故擢任之王鉷（洪）亦以善治租賦爲戶部員外郎[綱]以盧絢嚴挺之爲員外詹事[目]（書法所員外詹事何以書病玄宗也二臣帝所眷者林甫以計去之而帝殊不之怪甚矣其蔽也故特書病之）[目]李林甫爲相凡才望功業出己右者必百計去（上聲）之尤忌文學之士或陽與之善而陰陷之世謂林甫口有蜜腹有劍上嘗陳樂於勤政樓

口蜜腹劍

盧絢風標清粹

見上卷八。下垂簾觀之。兵部侍郎盧絢謂上已起。垂鞭按
轡橫過樓下。絢風標清粹。上目送之。林甫知之。乃
召絢子弟謂曰。交廣今廣東廣州府藉才。上欲以尊君為之
若憚遠行。則當左遷。不然。以賓詹太子賓客及詹事官分務東洛
何如。絢懼。請之。乃除華州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刺史。未幾。誣其
有疾。除員外詹事。上又嘗問林甫。嚴挺之可用。今安
在。挺之時為絳州今山西平陽府絳州刺史。林甫退。召挺之弟
諭以上意甚厚。盍稱疾求還。可以見上。挺之從之。林
甫以其奏白上。云挺之老疾。宜且授以散秩。以便醫

安祿山入朝（眉批）

樂上歎吒（嗟去聲）久之亦以爲員外詹事

【綱】秋七月牛仙客卒以李適之爲左相

【綱】癸未二年春正月安祿山入朝【目】安祿山入朝上寵待甚厚謁見（現）無時祿山奏言去秋營州見蟲食苗臣焚香祝天云臣若操心不正事君不忠願使蟲食臣心若不負神祇願使蟲散即有羣鳥從北來食蟲立盡請宣付史館從之李林甫領吏部尚書日在政府選事悉委侍郎宋遙苗晉卿時選人集者以萬計遙晉卿以御史中丞張倚得幸於上擢其子奭爲

言祿山言於上。上名入面試之。遽手持試紙，移日不

成一字。時人謂之曳白。曳，引也。曳白，白紙。於是三人皆坐貶。

[綱]甲申，三載，春正月，改年曰載。[綱]二月，以安祿山兼

范陽。見十三上。節度使。[目]河北，見卷二十二。黜陟使席建侯稱

祿山公直。李林甫、裴寬亦順旨稱譽。譽，平聲。其美由是祿

山之寵益固。[綱]冬，初令百姓十八爲中，二十三成丁。

[綱]乙酉，四載，春正月，帝聞空中神語。[書法]書帝聞何，譏自欺也。求神

仙自秦皇漢武始，然秦漢之君爲人所欺耳。如帝此言，乃自欺也。[目]上謂宰臣曰：朕

於宮中爲壇，爲百姓祈福。自草黃素置案上，俄飛升

以楊太眞爲貴妃

天。聞空中語云。聖壽延長。又煉藥成。置壇上。及夜欲收。又聞空中語云。藥未須收。此自守護。羣臣表賀。

【綱】秋。七月。冊壽王妃韋氏。八月。以楊太眞爲貴妃。

【目】初武惠妃薨。（開元二十五年。惠妃武氏薨。追謚貞順皇后。）後宮無當意者。或言壽王妃楊氏之美。上見而悅之。乃令妃自以其意乞爲女官。號太眞。更爲壽王娶郎將韋昭訓女。潛內（納）太眞宮中。不朞歲。寵遇如惠妃。宮中號曰娘子。凡儀體皆如皇后。至是冊爲貴妃。贈其父玄琰兵部尚書。以從兄銛（纖）爲殿中少監。錡（奇）爲駙馬都尉。三姉

昔賜第京師。寵貴赫然。楊釗音昭者。貴妃之從祖兄也。不學無行。從軍於蜀。至長安。見諸妹。引之見上。得出入禁中。授金吾兵曹參軍

遂昌尹氏曰。開元二十三年。書冊壽王妃楊氏。至是又冊韋氏。則楊氏爲壽王之偶。已非一日。明皇奪而有之。斯亂三綱。絶滅天理。不可立於人上矣。夫納伋之妻。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釋者謂伋妻自齊以來。未至於衛。而宣公爲臺以待其至。是時國人猶且惡之。烏有十年子婦而可奪之爲己有耶。綱目直書其惡甚矣。不遂爲狄所滅。豈非幸歟。

【音註】衛宣公爲其子伋娶於齊。而聞其美。欲自娶之。乃作新臺於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作詩以刺之。見邶風新臺之篇

【綱】九月。以韋堅爲刑部尚書。楊愼矜爲租庸轉運使。

安祿山奏立李靖李勣廟

見上十四〔國記〕安祿山討奚契丹破之〔綱〕冬。安祿山奏立李靖李勣廟〔書法〕書祿山奏立何著欺也祿山前奏致烏食蟲今奏夢從求食及廟梁產芝皆欺也其諭若此猶以赤心待之不至於大亂不止矣〔目〕祿山奏臣討契丹至北平郡。今直隸永平府夢先朝名將李靖李勣俱見四四卷十九從臣求食。遂命立廟。又奏薦享之日。廟梁產芝。〔綱〕以王鉷為京畿采訪使。見上〔目〕初上在位久。用度日侈。又不欲數朔於左右藏取之。鉷知上旨。歲貢額外錢帛百億萬。貯於內庫。以供宴賜。曰此皆不出於租庸調。見四二卷十一上以鉷為能富國。益厚[illegible]之。中外歎怨。至是以為

李林甫絀李適之

御史中丞京畿（見上）采訪使。

綱 丙戌五載春正月。貶韋堅爲縉雲（今浙江處州府）太守。皇甫惟明爲播州（今四川遵義府）太守。

目 李適之性疏率。李林甫嘗謂之曰。華山（見四六卷三五紀）有金礦（國上聲。曰金銀銅鐵璞石曰礦）采之可以富國。上未之知也。他日適之言之。上以問林甫。對曰。臣久知之。但華山陛下本命王（旺）氣所在。鑿之非宜。故不敢言。上以林甫爲愛已。謂適之曰。自今奏事。宜先與林甫議之。適之由是束手。而與韋堅益親。林甫愈惡之。初太子之立。非林甫意。林甫思異

王忠嗣爲四道節度

高估馬價

日爲巳禍欲動搖之隴右節度使（見上十三）皇甫惟明嘗為忠王（太子爲忠王時）友時破吐蕃入獻捷見林甫專權勸上去之林甫知之使楊愼矜密伺其所爲會正月望夜太子出遊與堅相見堅又與惟明會於景龍觀（貫）愼矜遂告堅與惟明謀立太子收下獄林甫使愼矜等鞫（菊○推窮罪也）之上亦疑堅與惟明有謀而不顯其罪皆貶之太子表請與妃（韋妃堅妹）離昏【綱】以王忠嗣爲河西隴右朔方河東（俱見上十三）節度使【目】忠嗣始在朔方河東（去年忠嗣以朔方節度兼河東）每互市高估（論價曰估）馬價諸胡聞

之事以馬求市。由是胡馬少。唐兵益壯。忠嗣杖四控制萬里。天下勁兵重鎮皆在掌握。與吐蕃戰於青海見四五卷三二積石山名在陝西河州衛城西北皆大捷。又討吐谷渾西域國於墨離軍。在瓜州西北千里瓜州見四三卷三二。虜其全部而歸。

綱夏四月。李適之罷。目韋堅等既貶。適之懼。自求散地。猶言閑處罷政事。初適之與林甫有隙。適之領兵部尚書。林甫使人發兵部銓曹奸利事。收吏六十餘人付京兆。見上卷六京兆尹蕭炅見上入六使法曹吉溫鞫之。溫置吏於外。先取二重囚訊之。號呼之聲。所不忍聞。吏聞

之大懼。引入皆自誣服。頊刻獄成。始太子文學薛嶷表薦溫才。上召見。顧嶷曰。是一不良人。朕不用也。及林甫欲除不附己者。求治獄吏。炅薦溫於林甫。林甫大喜。又有羅希奭者。爲吏深刻。林甫引爲殿中侍御史。二人皆隨林甫所欲深淺鍛鍊。鍛鍊猶工冶陶鑄鍛鍊也成獄無能自脫者。時人謂之羅鉗吉網。

【綱】秋七月。加嶺南經略使張九章三品。以王翼爲戶部侍郎。

【目】楊貴妃方有寵。中外爭獻珍玩。九章翼所獻精美。九章加三品。翼爲戶部侍郎。民閒歌之曰。生男勿喜女勿悲。君今

門楣

馳驛致生荔枝

獻髮一繚

看女作門楣。楣○楣門上横梁也。楣眉也。近前若面之有眉。妃欲得生荔枝。歲命嶺南〔見上十三〕馳驛致之。會以妒悍不遜。送歸銛〔見上十六〕第。上遂不食。及夜。高力士奏請迎妃歸院。遂開禁門而入。後復以忤旨遣歸。吉溫因宦官言於上曰。陛下何愛宮中一席之地。使之就死而辱之於外舍邪。上亦悔之。遣中使賜以御膳。妃對使者涕泣曰。金玉珍玩。皆陛下所賜。惟髮者。父母所與。乃剪髮一繚〔子○猶言一綹〕而獻之。上遽名還。寵待益深。〔綱〕冬。殺驍衛兵曹柳勣。贊善大夫〔唐東宮官有左右贊善大夫〕杜有鄰。〔目〕有鄰女

為太子良娣。見卷十五 其長女為勣妻。勣喜結交豪俊。淄川今山東濟南府淄川縣 太守裴敦復。北海今山東青州府 太守李邕。皆與定交。勣與妻族不協。欲陷之。為飛語猶言飛狀。見上卷二七。告有鄰妄稱圖讖。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林甫令吉溫鞫之。乃勣首謀。遂與有鄰皆杖死。太子亦出良娣為庶人。

綱 丁亥。六載。春正月。殺北海太守李邕。及皇甫惟明韋堅等。王琚李適之自殺。

目 江華今湖廣永州府道州 司馬王琚。性豪侈。與李邕皆自謂耆舊。久在外。意怏怏。李林

而惡其負材使氣欲因事除之因別遣羅希奭按嵩與裴敦復皆杖死嵩才藝出衆盧藏用常語去聲之曰君如干將莫邪耶○二劍名干將吳王闔閭劍師吳王使鑄劍二口陽曰干將陰曰莫邪難與爭鋒然終虧缺折耳嵩不能用林甫又奏分遣御史賜皇甫惟明韋堅等死希奭所過戈殺遷謫者所經過處有生遷謫者盡殺之李適之仰藥琚自縊意邇以安祿山兼御史大夫官祿山體肥腹垂過膝外若癡直內實狡黠閑入聲其在上前應對敏給雜以詼諧見十三卷十一上嘗戲指其腹曰此胡祿山本營州雜胡故稱腹中何所有其大

腹中止有赤心

胡人先母而後父

乃爾。對曰。更無餘物。止有赤心耳。上悅。又嘗命見太子。祿山不拜。左右趣促之拜。祿山曰。太子何官。上曰。此儲君也。朕千秋萬歲後。代朕君汝者也。祿山曰。臣愚。鄙者唯知有陛下一人。不知乃更有儲君。不得已然後拜。上以爲信然。益愛之。祿山得出入禁中。因請爲貴妃兒。上與貴妃共坐。祿山先拜貴妃。上問何故。對曰。胡人先母而後父。上悅。

【綱】冬十月。將軍董延光攻吐蕃石堡城。不克。十一月。以哥舒複姓翰充隴右節度使。貶王忠嗣爲漢陽太守。

【目】王忠嗣以部將哥舒

王忠嗣二部將哥舒翰李光弼

翰爲大斗軍在陝西行都司涼州衛副使李光弼爲河西見上六兵馬使。翰。本突騎施見上十三別部酋長。光弼。契丹王楷洛之子也。皆以勇略。爲忠嗣所重。每歲積石見上十九軍麥熟。吐蕃輒來穫黃入聲刈禾也之。無能禦者。翰先伏兵於其側。虜至。斷短其後。夾擊之。無一人得返。自是不敢復來。

王忠嗣諫攻吐蕃

上欲使忠嗣攻吐蕃石堡城。忠嗣上言。石堡險固。吐蕃舉國守之。非殺數萬人不能克。臣恐所得不如所亡。不如厲兵秣馬厲磨也。以穀飼馬曰秣。左傳僖三十三年。東載厲兵秣馬矣。俟其有釁。然後取之。上意不快。將軍董延光請

行上命忠嗣分兵助之忠嗣不得已奉詔而不盡如其所欲李光弼曰大夫以多殺士卒之故不欲成延光之功今以數萬衆授之而不立重賞士卒安肯爲之盡力乎然此天子之意也彼無功必歸罪於大夫大夫何愛數萬段帛不以杜其讒口乎忠嗣曰今以數萬之衆爭一城得之未足以制敵不得亦無害於國故忠嗣不欲爲之忠嗣今受責天子不過以一將軍歸宿衛其次不過黔中（見上叅末）上佐（別駕長史司馬通謂之上佐）忠嗣豈以數萬人之命易一官乎光弼曰大夫能行

豈以萬命易一官

古人之事非光弼所及也延光過期不克言忠嗣沮撓軍計上怒敕徵忠嗣入朝委三司鞫之上聞哥舒翰名召見悅之以爲隴右節度使(見上十三)翰之入朝也或勸多齎金帛以救忠嗣翰曰若直道尚存王公必不冤死如其將喪多賂何爲三司奏忠嗣罪當死翰力陳其冤上感悟貶忠嗣漢陽(今湖廣漢陽府)太守

華陽范氏曰王忠嗣可謂賢將矣不爲無益害有益不以所得易所亡不顧一身之危而惜士卒之命其可謂賢將矣然忠嗣知石堡之不可取莫若斯守前議均之得罪不亦宜乎既罷兵奉詔而復撓其謀使讒人得以藉口豈忠嗣思之未至耶

李岫以滿盈爲懼

【綱】十二月以天下歲貢賜李林甫【書法】書病玄宗也自書籍以來未有此賜矣【目】命百官閱歲貢物於尚書省悉以車載賜林甫。上或時不視朝百司悉集林甫第門臺省爲空去聲

林甫子岫就爲將作監頗以盈滿爲懼。嘗從林甫遊後園指役夫言曰。大人久處鈞軸鈞陶丸輪也其中旋轉者取周回調均之義軸車軸也所以持輪者鈞軸皆在物之要者故謂宰相秉鈞當軸言其居中用事也怨仇滿天下。一朝禍至欲爲此得乎。林甫不樂曰勢已如此。將若之何先是宰相皆以德度自處騶從不過數人林甫自以多結怨常虞刺客出則步騎百餘人爲

左右翼居則重關複壁如防大敵一夕屢徙牀雖家人莫知其處[綱]以高仙芝爲安西四鎭節度使貞觀十四年平高昌以其地置西州建安西都護府撫寧西域統龜茲于闐焉耆疏勒四國故謂之四鎭○高昌見四四卷十十[目]仙芝本高麗見四五卷二四人從軍安西驍勇善騎射累官四鎭節度副使小勃律西域國王及其旁二十餘國皆附吐蕃貢獻不入討之不克制仙芝爲行營節度使討之仙芝虜小勃律王及吐蕃公主而還上以仙芝爲安西四鎭節度使仙芝署封常清判官任以軍事自唐興以來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不久任

不逾領不兼統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其四夷之將雖才略如阿史那社爾（見四四卷三二）契苾何力（見四五卷二四）猶不專大將之任皆以大臣爲使以制之及開元中天子有吞四夷之志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始久任矣皇子則慶忠諸王（慶王名琮忠王即肅宗並領節度不出閤）宰相則蕭嵩牛仙客（並領節度）始遙領矣蓋（蛤）嘉運（開元二十八年以蓋嘉運爲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專制數道始兼統矣李林甫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族胡人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

五鎭常無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矣至
悅其言始用安祿山至是諸道節度使盡用胡人精
兵咸戍恕北邊天下之勢偏重卒使祿山傾覆天下
皆出於林甫專寵固位之謀也

華陽范氏曰明皇蔽於吞滅四夷欲求一切之功是以林甫得以行其計人君苟不能以義制欲欲迷而不復何所不至哉

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

綱 戊子七載夏四月以高力士爲驃騎大將軍

目 力士承恩歲久中外畏之太子亦呼之爲兄諸王公呼之爲翁駙馬輩直謂之爺自李林甫安祿山輩皆因

之以取將相然性和謹少過不致驕橫故天子終親任之士大夫亦不疾惡也初上自東都還李林甫知仙客郊上厭巡幸乃增近道粟賦及和糴以實關中即西京長安也數年蓄積恣稍豐。上謂力士曰朕不出長安近十年天下無事朕欲悉以政事委林甫何如對曰天子巡狩古之制也且天下大柄不可假人彼威勢既成誰敢復議之者上不悅力士自是亦不敢深言天下事矣

致堂胡氏曰力士雖日恭謹然其罪亦大矣方士審能為明皇忠計者當主褒九齡而去李林

有力士固
小人之事
賜安祿山
鐵劵

貴妃三姊
封韓虢秦
國夫人

帥群臣觀
左藏

帝左佑王忠嗣而去安祿山論功較績夫孰與
議既不能然反使安李輔巳以取將相施日雖
有大柄假人操兵太重之說亦安能回二人已
盛之勢哉不謂於天而諉於小知所以保身而
不知所以保國此固小人之事於力士何責焉
以常時士大夫無識惡之者故不可不辨也

綱 五月賜安祿山鐵劵 見十卷末

書法 漢爲功臣鐵劵不書此何以書譏寵過也

目 祿山之反帝之寵過實啓之書鐵劵始此

綱 以楊釗 見上 十七判度支 見四卷九

目 釗善窺上意所愛惡而迎之以聚斂驟遷一歲中領十五使恩幸日隆

綱 冬十一月以貴妃姊子爲國夫人

目 貴妃姊三人皆有才色上呼之爲姨出入宮掖勢傾天下至是封韓虢秦國夫人

綱 己丑八載春二月帥群臣觀左藏 去聲 賜楊釗金紫

紫衣金魚

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左藏庫。蓋起於周。職內主賦入。職歲主賦出。而邦布之入出。則外府又主之。皆其職也。【書法】凡書觀。蓋也自觀左藏。而帝之後心益張矣。【目】是時州縣殷富倉庫積粟帛動以萬計。鉶請合糴鑊爲輕貨輸京師。屢奏羨餘備藏充牣。忍去聲。○滿也。古今罕儔。故上餉羣臣觀之。賜鉶紫衣金魚。高祖初給隨身魚袋。三品以上。賜紫。則給金魚。五品以上。賜緋。則給銀魚。上由是視金帛如糞壤。賞賜無限。

【綱】夏五月。停折衝府上下魚書。

【書法】府兵至是盡廢矣。故緫志之。【目】先是折衝府見四三卷三二皆有木契銅魚。朝廷徵發下敕書契魚。都督郡府參驗皆合。然後遣之。自募置彍騎見上卷二二。府兵見同折衝。日墮死亡不

補器械耗散略盡府兵入宿衛者謂之侍官言其為
天子侍衛也其後本衛多以假人役使如奴隸長安
人羞之至以相詬（詬病猶恥辱也）其戍邊者又多為邊將
苦使利其死而沒其財由是應為府兵者皆逃匿至
是無兵可交李林甫遂奏停折衝府上下魚書是後
府兵徒有官吏而已彍騎之法天寶以後稍亦變廢
應募者皆市井負販無賴子弟未嘗習兵時承平日
久議者多謂中國兵可銷於是民間挾兵器者有禁
子弟為武官父兄擯不齒（擯斥也齒猶錄也禮記王制屏之遠方終身不齒）

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官

猛將精兵。皆聚於西北邊。中國無武備矣。[書法]差也非名也事書醜之。

[綱]庚寅。九載春二月。以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目]時諸貴戚競以進食相尚。上命宦官姚思藝為檢校進食使。水陸珍羞禮天官膳夫羞用百有二十品珍用八物數千盤。一盤費中人十家之產。

[綱]夏五月。賜安祿山爵東平郡王今山東兗州府東平州。[目]唐將帥封王自此始。

[綱]秋八月。以安祿山兼河北道見四十二卷採訪處置使。

[綱]冬十月。安祿山入朝。[目]賜楊釗名國忠。釗以圖讖有金刀請改也

[綱]辛卯。十載春正月。為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目]命

有司爲安祿山起第於親仁坊。敕令但窮壯麗。不限財力。祿山置酒新第。上命宰相赴之。日遣諸楊與之遊宴。祿山生日。上及楊妃賜予甚厚。後三日。召入禁中。貴妃以錦繡爲大襁（羗上聲）褓（負兒衣）裹之。使宮人以綵輿舁（預○對舉也）之。上聞問故。左右以貴妃洗祿兒對。上賜貴妃洗兒金銀錢。復厚賜祿山。盡歡而罷。自是祿山出入宮掖。通宵不出。頗有醜聲聞於外。上亦不疑也。

【綱】以安祿山兼河東節度使。

【目】祿山領河東。（見酉三卷三）入奏戶部郎中吉溫爲副使。知留後。以大理司直

張通儒爲判官委以軍事林甫與祿山語每揣知其情先言之祿山驚服每見雖盛冬常汗霑衣林甫引與坐於中書廳撫以溫言自解披袍以覆之祿山忻荷言無不盡謂林甫爲十郎既歸范陽（見上十六）劉駱谷每自長安來必問十郎何言得美言則喜或但云語安大夫須好檢校郎反手據牀曰噫嘻我死矣祿山既兼領三鎭（范陽平盧河東三道藩鎭）日益驕恣自以曩時不拜太子（見上二一）見上春秋高頗內懼又見武備墮弛有輕中國之心孔目官嚴莊掌書記高尚因爲之解圖

讖勸之作亂。祿山以尚、莊、通儒及將軍孫孝哲爲腹心，史思明、安守忠、李歸仁、蔡希德、牛延玠、向潤容、李庭望、崔乾祐、尹子奇、何千年、武令珣、能元皓、田承嗣、田乾貞、阿史那突厥三字姓承慶爲爪牙。

【綱】秋八月，武庫火。燒兵器三十七萬。

【發明】天火曰災，人火曰火。是時祿山兼領三鎮，已蓄異志，武庫之火，安知非祿山爲之？不然，何以直書火而不言其故乎？

【綱】冬十一月，以楊國忠領劍南節度使。見上十三

【綱】壬辰十一載，春三月，改吏、兵、刑部爲文武憲部。

【綱】夏，戶部侍郎、京兆尹王鉷洪伏誅。

【書法】唐得天下百三十六年矣，京兆

李林甫卒

尹未有書者。於是始見。則以伏誅書。鉷其人也。鉷之罪奈何。窮聚斂以逢君。鉷之罪也。[目]鉷權寵日盛。領二十餘使。宅旁為使院。文案盈積。吏求署一字。累日不得前。雖李林甫亦畏避之。鉷弟戶部郎中銲翰凶險不法。召術士任海川。問我有王者之相否。海川懼。亡匿。鉷恐事洩。捕得。托以他事杖殺之。事發。鉷賜自盡。銲杖死於朝堂。[綱]以安思順為朔方節度使。見上十三。[綱]冬十一月。李林甫卒。[發明]林甫窮凶極惡。綱目削去其官。亦足以盡其罪乎。曰未也。林甫迷國誤朝。養成天寶之亂。法當誅戮。然綱目特書其卒者。所以著明皇護養姦回。使之獲保首領。死於牖下之失爾。削官豈足以盡其罪哉。[目]上晚年自恃

承平以爲天下無復可憂遂深居禁中專以聲色自娛。爲悉委政事於林甫。林甫媚事左右迎合上意以固其寵杜絕言路掩蔽聰明以成其姦妒賢嫉能排抑勝已以保其位屢起大獄誅逐貴臣以張其勢自皇太子以下畏之側足。凡在相位十九年養成天下之亂而上不之寤也。

【綱】以楊國忠爲右相兼文部尚書。

【目】國忠爲人强辯而輕躁無威儀既爲相裁決機務果敢不疑攘袂扼腕公卿以下頤指氣使莫不震慴。同懾音詹入聲凡領四十餘使臺省官有時名不爲己用

冰山　張彖隱居　嵩山

者皆出之或勸陝郡(今河南河南府陝州)進士張彖謁之彖曰君輩倚楊右相如泰山吾以爲冰山耳若皎日旣出君輩得無失所恃乎遂隱居嵩山(在河南府登封縣)

【綱】以吉溫爲御史中丞

【目】楊國忠薦之也溫詣范陽(見上八)辭安祿山祿山令其子慶緒送至境溫至長安凡朝廷動靜輒報祿山信宿(見七卷八)而達

【綱】癸巳十二載春正月楊國忠注選人於都堂【書法】於都堂何譏專也於是國忠以右相兼文部遂於都堂唱注而名集左相給事中在座以奪其省審之權則專甚矣故直書譏之

【目】故事兵吏部尚書知政事者選事悉委

以下三注三唱（注唱見四五卷二十七）仍過門下省審（見上下過）

及夏乃畢。至是國忠欲自示精敏，乃遣令史

第密定名闕名。左相陳希烈及給事中諸司

尚書都堂唱注，一日而畢，曰：今左相給事

已過門下矣。其間資格差謬甚衆，無敢言

者。於是門下不復過官（見上卷七）。侍郎但掌試判（見同注唱）而

已。

綱　二月，追削李林甫官爵，剖其棺。

目　楊國忠說稅

安祿山使阿布思（突厥西葉護之名天寶元年帥衆千餘帳相次來降）部落降

者詣闕誣告李林甫與阿布思謀反。上信之，下吏按

問林甫壻諫議大夫楊齊宣懼爲所累證成之時林甫尚未葬制削官爵子孫皆流嶺南黔中（親見卷末）剖棺抉（淵入聲）含（去聲）珠（口中珠也以珠玉實尸之口中曰含褫恥褫衣也）奪金紫（見上二六）更以小棺如庶人禮葬之

【綱】秋八月以哥舒翰兼河西節度使

【目】祿山以李林甫狡猾踰己故畏服之及楊國忠爲相視之蔑如也由是有隙國忠屢言祿山有反狀上不聽國忠欲厚結隴右節度（見上十三）使哥舒翰與共排安祿山奏以翰兼河西節度（見上同）是時中國盛彊自安遠門西盡唐境凡萬二千里閭閻

白橐駝

劉迺遺宋昱書

相望桑麻翳（意。敝也。）野。天下稱富庶者莫如隴右。翰每遣使入奏，常乘白橐駝，日馳五百里。【綱】冬十月，以中書舍人宋昱（欲）知選事。【目】前進士劉迺（乃）遺（去聲）昱書曰：禹稷皋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有九德。（虞書皋陶謨：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載采采。蔡傳：亦行有九德者，總言德之見於行者，其凡有九也。亦言其人有德者，總言其人之有德也。載，行。采，事也。總言其人有德，必言其行某事某事某事爲可信驗也。）考績亦九載。（見一卷二五。）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不侔之甚哉。借使周公孔子今處銓廷，考其辭華，則不及徐庾（南北朝徐陵、庾信，皆仕梁，詞並綺豔。）觀

其利口則不若嗇夫見十二卷二六何暇論聖賢之事業乎

【綱】甲午十三載春正月安祿山入朝【目】是時楊國忠言祿山必反且曰陛下試召之必不來上使召之祿山聞命卽至見上泣曰臣本胡人陛下寵擢至此爲國忠所疾臣死無日矣上憐之賞賜巨萬由是國忠之言不能入矣太子亦言祿山必反上不聽【綱】加安祿山左僕射夜【目】上欲加安祿山同平章事已令太常張垍忌草制楊國忠曰祿山雖有軍功目不知書豈可爲宰相制書若下恐四夷輕唐上乃以祿山爲僕射

北門學士

翰林院

唐初詔敕皆中書門下官有文者爲之乾封高宗年號以後始名文士草諸文辭常於北門見四四卷十七候進止時人謂之北門學士上即位始制翰林院密邇禁庭延文章之士下至僧道書畫琴棊數術之工皆處之謂之待詔見十三卷四二刑部尚書張均及弟垍皆翰林院供奉見四四卷三一

華陽范氏曰中書門下出納王命之司也故詔敕行焉明皇始制翰林而其職始分既發號令預謀議則自宰相以下進退輕重繫之矣豈特取其詞藝而已哉釋老之徒方外之士書畫琴棊數術執伎以事上而不與士齒者也而使與文學之臣雜處非所以育材養賢也上失其制

日食不盡　綱

下懷其利爲之者不亦可羞哉[音註]出納王命見上六納言

二月以楊國忠爲司空。[綱]三月安祿山歸范陽。[目]祿山辭歸范陽。見上二八上解御衣以賜之。祿山驚喜。恐楊國忠奏留之。疾驅出關。乘船而下。晝夜兼行。日數百里。初上令高力士餞祿山還。上問祿山慰意乎。對曰。觀其意怏怏。必知欲命爲相而中止也。上以告國忠。國忠曰。此議他人不知。必張垍兄弟告之也。上怒。貶均垍官。[綱]夏六月朔。日食不盡如鉤。[發明]他時書日食多矣至於不盡如鉤往往見之分注之中而此特揭書之者所以咎明皇昏熟之極天下將亂之漸爲後鑒也

[綱]

劍南（見上十三）留後李宓（密）擊南詔，敗沒。[目]宓擊南詔（夷國名，本烏蠻別種。夷語王爲詔。其渠帥有六詔，蒙舍詔在諸部南，故稱南詔。治太和城，在雲南大理府城南。開元二十六年，冊南詔爲雲南王。天寶九載，南詔反，陷雲南郡。）全軍皆沒。楊國忠隱其敗，更以捷聞。益發中國兵討之，前後死者幾二十萬人，無敢言者。○上嘗謂高力士曰：朕今老矣，朝事付之宰相，邊事付之諸將，夫復何憂。力士對曰：臣聞雲南數（朔）喪師，又邊將擁兵太盛，陛下將何以制之。臣恐一旦禍發，不可復救，何謂無憂也。上曰：卿勿言，朕徐思之。[綱]秋八月，陳希烈罷，以韋見素同平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十

通鑑綱目定本　周之炯靜專

山陰吳乘權楚材同輯

周之燦星若

唐紀

玄宗明皇帝

【綱】乙未十四載春二月安祿山請以蕃將代漢將從之【書】書從之何譏不悟也祿山之心至是益可見矣而猶不悟故書譏之【目】祿山使副將何千年入奏請以蕃將三十二人代漢將韋見素

謂楊國忠曰。祿山久有異志。今又有此請。其反明矣。明日入見。上迎謂曰。卿等疑祿山邪。見素因極言祿山反已有迹。所請不可許。上不悅。竟從祿山之請。他日國忠見素言於上曰。臣有策可坐消祿山之謀。若除祿山平章事。召詣闕。以賈循呂知誨楊光翽 諭 分領范陽平盧河東。俱見上卷二八節度。則勢自分矣。上從之。已草制而不發。更遣中使輔璆琳以珍果賜祿山。潛察其變。璆琳受祿山厚賂。還。盛言祿山無二心。上謂國忠等曰。朕推心待之。必無異志。朕自保之。卿等

安祿山反

勿憂也。[illegible]稱疾留京師家居不出。[綱]秋七月，安祿山[illegible]使諭止之。於是上稍寤始有疑祿山之意

[綱]冬十月，帝如華清宮。在西安府臨潼縣驪山下唐太宗所建以溫湯所在初名溫泉宮玄宗改曰華清

[綱]十一月，安祿山反，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目]祿山專制三道，范陽平盧河東陰蓄異志，殆將十年。以上待之厚，欲俟上晏駕，見十卷三十然後作亂。會楊國忠屢言祿山且反，數以事激之，欲其速反以取信於上。祿山由是決意遽反。會有奏事官自京師還，祿山詐爲敕書，示諸將曰：有密旨令祿山將兵入

傍國忠揚謠有得色

朝討楊國忠衆愕然相顧莫敢異言於是發所部兵及奚契丹（見上卷十三）凡十五萬反於范陽（見同上）命賈循守范陽呂知誨守平盧（見同上）高秀巖守大同（今山西大同府）大閱誓衆引兵而南時承平久百姓不識兵革河北（道名治直隸大名府）州縣望風瓦解上聞祿山已反乃召宰相謀之楊國忠揚揚有得色曰今反者獨祿山耳將士皆不欲也不過旬日必傳（轉去聲驛遞）首詣行在（見三三卷六）上以為然安西節度（見同范陽）使封常清入朝上問以討賊方略常清大言請詣東京（即東都今河南河南府）開府庫募

驍勇挑馬肇度河計日取祿山之首獻闕下。上悅。以爲范陽平盧節度使。乘驛詣東京募兵旬日得六萬人。乃斷短河陽橋。見三八卷三河橋。爲守禦之備。

遂昌尹氏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玄宗英明之君圖營厲精政事幾致太平矣爰自開元之末侈心一動喜佞樂諛黜九齡而用林甫於是塞言路殺諫臣興大獄事邊功窮衆欲縱奢侈溺聲色恣遊逸事神怪凡亡國敗家之事靡一不舉重以陳希烈楊國忠之徒交煽其禍天下雖欲不亂不可得也向使祿山不反則是荒淫之君可以長享福祚而姦邪誤國之徒亦可以長保無虞矣上天降罰變起漁陽四海分崩兩京覆沒凡前所云媒亂之人斬首受戮影絕跡滅然後知治忽所繫毫杪不差而小人得志未有不反其初者綱目於祿山之反書

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使

李憕盧奕死節

之甚輕。則見爲戾已久。略無尊難之意。至於玄宗討賊之事。則書遣封常清如東京募兵以禦之。以見武備之弛。至募市人爲兵。其爲後王鑒。豈不深切著明也哉。

綱帝還京師。安慶宗祿山子。尚宗女。在京師。伏誅。以郭子儀爲朔方節度見上卷十三。使。綱十二月。以高仙芝爲副元帥統諸軍屯陝。目以榮王琬爲元帥。高仙芝副之。統諸軍東征。仙芝以五萬人發京師。遣宦者邊令誠監其軍。屯於陝。今河南府陝州。綱祿山陷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殺其太守崔無詖。綱封常清與賊戰于武牢。即虎牢關。在開封府汜水縣。敗績。祿山遂陷東京。留守李憕。音澄御史中丞盧

爽死之【綱】高仙芝退保潼關在陝西西安府華陰縣東河南多陷

【綱】制太子監國【書法】於是上議親征制太子監國貴妃銜土請命事遂寢何以不書矣其書之何譏闇也事機交急猶以一女子之言而止欲無西南之行得乎【目】上議親征制

太子監國謂宰相曰逆賊横發朕當親征且使太子

監國事平之日朕將高枕無爲矣楊國忠大懼退謂

三夫人見上卷二十六曰太子素惡吾家者一旦得天下吾

與姊妹併命在旦暮矣使說貴妃銜土請命於上事

遂寢【綱】平原太守顏眞卿起兵討賊【目】初眞卿知祿

山且反因霖雨完城浚深也壕豪下池也城料丁壯實倉廩

祿山以其書生易之。及反，牒（疊文白牒）移眞卿將兵防河津（今山西平陽府河津縣）。眞卿遣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德州）司兵李平間（諫）道（微道也）奏之。上始聞河北（上見）郡縣皆從賊，歎曰：「二十四郡曾無一義士邪！」及平至，大喜曰：「朕不識顏眞卿作何狀，乃能如是。」眞卿使親客密懷購（以財求也）賊牒詣諸郡，由是諸郡多應者。名募勇士，旬日至萬餘人，諭以舉兵討祿山，繼以涕泣，士皆感憤。饒陽（今直隸眞定府饒陽縣）太守盧全誠據城不受代，祿山使張獻誠將兵萬人圍饒陽。

【綱】殺高仙芝、封常清，以哥舒翰爲副

顏杲卿起兵討賊

元帥。目邊令誠數（朔）以事干仙芝。仙芝不從。令誠入
奏事。遂言常淸以賊搖衆。而仙芝棄陝地數百里。又
盜減糧賜。上大怒。遣令誠齎敕。卽軍中斬仙芝及常
淸。上以哥舒翰有威名。且素與祿山不協。召見拜兵
馬副元帥。將兵八萬以討祿山。綱祿山遣兵寇振武
軍。（軍名。今山西太原府代州。）郭子儀使兵馬使李光弼、僕固（鐵勒部複姓）
懷恩擊破之。進圍雲中。（今山西大同府。）拔馬邑。（今大同府馬邑縣。）綱
常山太守顏杲（稿）卿起兵討賊。河北諸郡皆應之。目
祿山之至藁城（今直隸眞定府藁城縣）也。常山（今眞定府）太守顏杲

卿力不能拒與長史袁履謙往迎之祿山輒賜杲卿金紫（紫衣金魚見上卷二六）質其子弟使仍守常山又使其將李欽湊將數千人守井陘（井陘今眞定府井陘縣）口以備西軍杲卿歸途中指其衣謂履謙曰何為著（灼）此履謙悟其意乃陰與杲卿謀起兵討祿山至是將起兵會從弟眞卿自平原遣甥盧逖（剔）潛告杲卿欲連兵斷（短）祿山歸路以緩其西入之謀杲卿以祿山命召李欽湊使帥衆受犒醉而斬之悉散井陘之衆賊將高邈何千年適至皆擒之杲卿用千年策張獻誠解圍遁

去。杲卿乃使人入饒陽城慰勞（去聲）將士。於是河北（見上二）諸郡響應。凡十七郡皆歸朝廷。兵合二十餘萬。其附祿山者。惟范陽（今直隸順天府涿州）、盧龍（今直隸永平府）、密雲（今順天府密雲縣）、漁陽（今順天府薊州）、汲（今河南衛輝府）、鄴（今河南彰德府）六郡而已。杲卿又密使人入漁陽招賈循（見上二）。郟（夾）城（今河南汝州郟縣）人馬燧說循曰。祿山負恩悖逆。終歸夷滅。公若以范陽（見上）同歸國。傾其根柢。此不世之功也。循然之。猶豫（見九卷二一八）不時發。別將牛潤容知之。以告祿山。祿山名循殺之。馬燧亡入西山。隱者徐遇匿之。得免。祿山欲

燧說賈循

安祿山僭號

顏杲卿死節

攻潼關見上四至新安。今河南河南府新安縣聞河北有變而還。

綱 丙申。十五載肅宗皇帝至德元載春。正月。安祿山僭號。書法孝有

書僭號者。書僭號自祿山始。天子在上也。與角逐之時異矣。

目 祿山自稱大燕皇帝。改元聖武。以達奚珣音荀為侍中。張通儒為中書令。高尚嚴莊為中書侍郎。

綱 以李隨為河南見四二卷二八節節度使。許遠為睢音雖陽今河南歸德府太守。

綱 賊將史思明陷常山。顏杲卿死之。復陷九郡。進圍饒陽。書法杲卿死節忠烈顯著。書之宜矣。然袁履謙亦同罵賊而死。何以不書履謙始焉迎賊。賴杲卿感悟。相與起兵。今顏氏一門死者三十餘人。向非履謙之此。是以杲卿書於綱目。而履謙則見之分注。則亦不沒其實。此固輕重之權衡也。

顏杲卿罵安祿山

回杲卿起兵纔八日。守備未完。史思明蔡希德引兵皆至城下。杲卿告急於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尹王承業。承業擁兵不救。杲卿晝夜拒戰。糧盡矢竭。城遂陷。賊執杲卿及袁履謙等送洛陽。（今河南府洛陽縣。即東京也。見上三。）杲卿至洛陽。祿山數（上聲）之曰。我奏汝為判官。不數年超至太守。何負於汝而反。杲卿罵曰。汝本營州（見上卷五）牧羊羯（結。見三十卷二十七）奴。天子擢汝為三道（見上卷二八。三鎮）節度使。恩幸無比。何負於汝而反。我世為唐臣。（杲卿。師古五世孫。）祿位皆唐有。雖為汝所奏。豈從汝反邪。我為國討賊。恨不斬

二人罵不絕口 顏氏死者三十餘人

郭子儀薦李光弼

汝何謂反也。臊（騷豕大膏臭）羯狗何不速殺我。祿山大怒。并履謙縛而剮（寡）之。二人比死罵不絕口。顏氏死者三十餘人。思明既克常山。引兵擊諸郡之不從者。於是鄴（見上）廣平（今直隸廣平府）鉅鹿（今直隸順德府）趙（今直隸真定府趙州）上谷（今直隸保定府）博陵（今真定府定州）文安（今直隸順天府文安縣）魏（今直隸大名府）信都（今真定府冀州）等郡復為（並去聲）賊守。盧全誠（見上四）獨不從。思明等圍之。

【綱】以李光弼為河東節度使。

【目】上命郭子儀罷圍雲中（見上五）。還朔方（見上三）。益發兵進取東京。選良將分兵先出井陘（見上五）。以定河北（見上）。郭子儀薦

張巡起兵討賊

張巡哭廟起兵

光弼以爲河東節度（見上卷十三上）使。分朔方兵萬人與之

綱 二月。李光弼入常山。執賊將安思義。遂與史思明戰。大破之

綱 眞源令張巡起兵雍丘討賊

目 先是譙郡（今江南鳳陽府亳州）太守楊萬石。以郡降安祿山。逼眞源（故城在河南歸德府鹿邑縣東）令張巡爲長史。使西迎賊。巡至眞源。帥吏民哭於玄元皇帝廟（見四五卷二二）起兵討賊。樂從者數千人。巡選精兵千人。西至雍丘。（今河南開封府杞縣）與賈賁合。初雍丘令令狐潮以縣降賊。引精兵攻雍丘。賁出戰敗死。巡力戰却賊。因兼領賁衆。潮復與賊將李懷仙

李萼乞師顏眞卿

等四萬餘衆奄（忽也）至城下，巡使千人乘城，自帥千人分數隊（兌）開門突出，巡身先士卒，直衝賊陳，（陣）入馬辟（闢）易，（驚懼貌。史記項羽本紀辟易數里，顏師古曰：謂開張而易其本處也。）賊遂退，明日復進，蟻附攻城，巡束蒿灌脂，焚而投之，賊不得上。積六十餘日，大小三百餘戰，帶甲而食，裹瘡（傷也）復戰。賊遂敗走，軍聲大振。〔綱〕以李光弼為河北節度使〔綱〕加顏眞卿河北採訪使，眞卿擊魏郡，拔之。〔目〕先是清河（今山東東昌府恩縣）客李萼年二十餘，為郡人乞師於眞卿，曰，公首唱大義，河北二（見上）諸郡恃公以為長城。今清

河公之西鄙國家平日聚江淮河內（今河南懷[illegible]府河內縣）[illegible]帛於彼以贍北軍昔討默啜（見四八卷十二）兵甲皆貯其中[illegible]竊計財足以三平原（見上四）之富丘是以倍平原之强公誠資以士卒撫而有之以二郡爲腹心則餘郡如四支無不隨所使矣真卿曰吾兵新集未練何暇及鄰然子之請兵欲何爲乎萼曰淸河非力不足而借公之師也亦以觀大賢之名義耳今仰瞻高意未有決辭定色僕何敢遽言所爲乎真卿奇之欲與之兵衆以爲萼年少輕慮必無所處真卿不得已辭之萼

李萼說顏眞卿書

就館復爲書說眞卿曰清河去逆效順奉粟帛器械以資軍公乃不納而疑之僕回轅之後清河不能孤立必有所繫託將爲公西面之彊敵公能無悔乎眞卿大驚遽詣其館以兵六千借之送至境執手別因問之曰兵已行矣可以言子之所爲乎萼曰聞朝廷遣程千里將兵十萬出崞口（崞口崞山之口在山西太原府崞縣西南）賊據險拒之不得前今當引兵先擊魏郡（今直隸大名府）執其守將分兵開崞口以出千里之師因討汲鄴（俱見上六）以北至於幽陵（今直隸順天府）然後帥諸同盟合兵十萬南臨

孟津見十九卷二六分兵循河據守要害。在我爲要在彼爲害故曰要害制其北走之路。討官軍東討者不下二十萬。河南義兵西向者亦不減十萬。公但當表朝廷堅壁軍壘勿戰。不過月餘。賊必有內潰會相圖之變矣。眞卿曰。善。命參軍李擇交等將其兵會清河博平今山東東昌府兵五千人。軍於堂邑。今東昌府堂邑縣。祿山所署魏郡太守袁知泰逆戰。大敗。遂克魏郡。軍聲大振。綱以賀蘭進明爲河北招討使。目時北海今山東青州府太守賀蘭複姓進明亦起兵。眞卿以書名之。併力。進明將步騎五千渡河。眞卿

郭李九門之捷

郭李嘉山之捷

陳兵逆迎也之相揖哭於馬上哀動行伍進明屯平原見上四城南眞卿每事咨之由是軍權稍移於進明眞卿不以爲嫌復以堂邑之功讓之敕加進明河北見上工捛討使【綱】夏四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九門縣名故城在直隸眞定府藁城縣敗之進拔趙郡見上七卷【綱】五月郭子儀李光弼與史思明戰于嘉山大破之復河北十餘郡【目】郭子儀李光弼還常山郎眞定府見上八史思明收散卒數萬踵其後子儀選驍騎更戰三日賊疲乃退祿山復使蔡希德將步騎二萬人北就思明又使

牛廷玠發范陽六見上等郡兵合五萬餘人。子儀至恆陽。今眞定府曲陽縣深溝高壘以待之。賊來則守。去則追之。晝則耀兵。夜斫酌其營。賊不得休息。數日。子儀光弼議曰。賊倦矣。可以出戰。戰於嘉山。在眞定府定州城西大破之。斬首四萬級。捕虜千餘人。思明奔博陵。七見上光弼就圍之。軍聲大振。於是河北十餘郡。皆殺賊守將而降。漁陽六見上路再絶。賊往來者。多爲官軍所獲。賊衆家在漁陽者。無不搖心。祿山大懼。召高尚嚴莊詬之曰。汝敎我反。以爲萬全。今守潼關六見上數月不能進。北

哥舒翰靈寶之敗

路已絶。諸軍四合。萬全何在。尚莊懼。數日不敢見。田乾貞說祿山曰。自古帝王經營大業。皆有勝敗。豈能一舉而成。尚莊皆佐命元勳。一旦絶之。諸將誰不內懼。祿山卽置酒酣宴。待之如初。遂議棄洛陽見上七走歸范陽見上二計未決。

【綱】六月哥舒翰與賊戰于靈寶。大敗。賊遂入關。

【書法】遂者何。繼事之辭也。常清敗績。書賊遂陷東京。哥舒大敗。書賊遂入關。皆咎之也。於是火拔歸仁執翰以降。則曷爲不書賊之入關。繫於戰敗。不繫於執降也。是敗也。國忠實促之。綱目不書執降。所以重罪國忠也。

【目】是時天下以楊國忠召亂。莫不切齒。王思禮密說哥舒翰使抗表請誅國忠。翰曰。

如此乃翰反非祿山也。或說國忠。朝廷重兵盡在翰手翰若援旗西指於公豈不危哉國忠大懼募萬八屯灞上。（灞水之上在陝西西安府城東）令所親杜乾運將之名爲禦賊實備翰也。翰聞之亦恐爲國忠所圖乃表請灞上軍隸潼關。（見上）召乾運斬之國忠益懼會有告賊將崔乾祐在陝。（今河南河南府陝州）兵不滿四千皆羸將無備上遣使趣（促）翰進兵復陝。洛（今河南河南府）翰奏曰祿山久習用兵豈肯無備是必羸師以誘我若往正墮其計中且賊遠來利在速戰官軍據險利在堅守況賊勢日蹙將

有內變因而乘之可不戰擒也要在成功何必務速今諸道徵兵尚多未集請且待之國忠疑翰謀己言於上以賊方無備而翰逗留見二十卷三一將失機會上以爲然續遣中使趣之項背相望猶言前後翰不得已撫膺慟哭引兵出關遇賊於靈寶靈寶今河南府西原高平之地曰原乾祐先據險南薄薄迫也山北阻河隘道七十里翰使王思禮等將精兵五萬居前龐忠等將餘兵十萬繼之翰以兵三萬登河北阜大陸曰阜望之鳴鼓以助其勢乾祐所出兵不過萬人兵既交賊偃旗如欲遁者官

肉眼不識聖人之譏

明皇奔蜀

軍懈不爲備賊乘高下木石擊殺士卒甚衆道隘乾祐遣精騎自後擊之官軍大敗後軍自潰會河北軍望之亦潰獨翰與麾下百餘騎走入關乾祐進攻潼關克之蕃將火拔（跋。虜複姓）歸仁等執翰降賊俱送洛陽（見上七）祿山問翰曰汝常輕我今定何如翰伏地對曰臣肉眼不識聖人祿山以翰爲司空謂歸仁不忠斬之於是河東（今山西太原府）華陰（今西安府華陰縣）馮（平）翊（今西安府同州）上洛（今西安府洛南縣）防禦使皆棄郡走

綱 帝出奔蜀

書法 代宗幸陝德宗幸奉天皆書如此其書出奔何罪無備也凡播越之辭三如緩辭也奔急辭也走賤辭也

○玄宗即位以來，奢欲固未免，而善政可紀者亦多。自開元末年，書立馭饑法而後，殆無一善可書。所書者，非惑鬼神，即務聚斂也，寵邊將也；其所誅賞，非爲李林甫，即楊國忠也，貴妃也。欲無大亂，得乎。

目　哥舒翰麾下來告急，上始懼，召宰相謀之。楊國忠首唱幸蜀今四川成都府之策，上然之。以崔光遠爲西京留守。既多，命龍武大將軍陳玄禮整比避齊也六軍。黎明黎黑也。天將明而猶黑也，上獨與貴妃姊妹、皇子、妃主、皇孫及親近宦官宮人出延秋門，妃主皇孫之在外者皆委之而去。上至咸陽今西安府咸陽縣望賢宮，日向中，上猶未食。民獻糲麤米飯，雜以麥豆。皇孫輩爭以手掬撮也食之，須臾

而盡有父老郭從謹進言曰祿山包藏禍心固非一日有告其謀者陛下往往誅之使得逞其姦逆致陛下播越是以先王務延訪忠良以廣聰明蓋爲此也臣猶記宋璟開元賢相爲相數朔進直言天下賴以安自頃以來在廷之臣以言爲諱闕門之外陛下皆不得知草野之臣必知有今日久矣但九重見四二卷三十嚴邃歲邃深遠也區區之心無路上達事不至此臣何由得睹陛下之面而訴之乎上曰朕之不明悔無所及慰諭而遣之命軍士散詣村落求食夜將半乃至金城縣

馮寬齋鐫

今西安府興平縣。【綱】次于馬嵬（委），楊國忠及貴妃楊氏伏誅。【書法】衆怒殺之，未有書伏誅者，書伏誅何，罪宜誅也。妃妾書伏誅，綱目一人而已矣。【目】明日，至馬嵬坡名，在興平縣西。驛，將士飢疲，皆憤怒。陳玄禮以禍由楊國忠，欲誅之，因李輔國以告太子，未決。會吐蕃使者二十餘人遮國忠馬，訴以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胡虜謀反。追殺之，以槍鏘，槊也。揭其首於驛門外，并殺韓國秦國夫人。貴妃姊。上聞諠譁，出門慰勞，去聲。令收隊（兌）。軍士不應。上使高力士問之。玄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曰：朕當自處

之入門倚杖傾頭而立久之京兆司錄韋諤見素之子前
言曰今衆怒難犯安危在晷癸刻願陛下速決因叩
頭流血上曰貴妃常居深宮安知國忠反謀高力士
曰貴妃誠無罪然將士已殺國忠而貴妃在陛下左
右豈敢自安願陛下審思之將士安則陛下安矣上
乃命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意殺之輿尸寘同置驛庭
召玄禮等入觀之玄禮等乃免冑釋甲頓首謝罪軍
士皆呼萬歲於是始整部伍為行計國忠妻子及虢
國夫人亦貴妃姊走陳倉今陝西鳳翔府寶雞縣縣令薛景仙誅之

留太子東討賊

綱 發馬嵬留太子東討賊

目 明日將發馬嵬朝臣惟韋見素一人乃以韋諤爲御史中丞充置頓使將士皆曰國忠將吏皆在蜀不可往諤曰不如且至扶風(今陝西鳳翔府)徐圖去就衆以爲然上乃從之父老遮道請留上命太子宣慰之父老曰至尊既不肯留某等願帥子弟從殿下東破賊取長安若殿下與至尊皆入蜀使中原百姓誰爲之主須臾聚至數千人太子不可涕泣跋(回也)馬欲西建寧王倓(談)與李輔國執鞚(控馬勒也)諫曰逆胡犯闕四海分崩不因人情何以興復

殿下不如收西北邊之兵召郭李舉河北與之併力東討逆賊克復二京（西京長安東京洛陽）削平四海使社稷危而復安宗廟毀而更存掃除宮禁以迎至尊豈非孝之大者何必區區溫清（見四二卷二一）為兒女之戀乎廣平王俶（東。俶後皆太子之子。）亦勸太子留父老共擁太子馬不得行太子乃使俶馳白上上曰天也命分後軍二千人及飛龍廄（見上卷九）馬從太子諭之曰太子仁孝可奉宗廟汝曹善輔佐之又使諭太子曰汝勉之勿以吾為念西北諸胡吾撫之素厚汝必得其用且宣旨欲

扶風諭將士

傳位太子。太子不受。綱帝至扶風。目上至扶風。見上。士卒流言。見三卷二。不遜。陳玄禮不能制。會成都今四川成都府。貢春綵十餘萬匹至。上命陳之於庭。召將士諭之曰。朕昏耄。帽託任失人。致逆胡亂常。須遠避其鋒。卿等倉猝從朕。不得別父母妻子。茇同跋涉至此。勞苦至矣。朕甚愧之。蜀路阻長。郡縣褊小。人馬衆多。或不能供。今聽卿等各還家。朕獨與子孫中官前行入蜀。亦足自達。今日與卿等訣別。可共分此綵。以備資糧。若歸見父母及長安父老。爲朕致意。各好自愛也。因泣下沾

孫孝哲陷長安

襟衆皆哭曰。臣等死生從陛下。不敢有貳。上良久曰。去留聽卿。自是流言始息。【綱】太子至平涼。今陝西平涼府。【綱】帝至河池。今陝西漢中府鳳縣。以崔圓同平章事。【綱】陳倉令薛景仙殺賊將。克扶風而守之。【綱】賊將孫孝哲陷長安。

【目】祿山不意上遽西幸。止崔乾祐兵留潼關。見上十三。凡十日。遣孫孝哲將兵入長安。殺妃主皇孫數十八。王侯將相扈戶從車駕家留長安者。誅及嬰孩。陳希烈見上卷末。以晩節失寵怨上。與張均張垍忌。俱見上卷三三。等皆降於賊。祿山以希烈垍爲相。自餘朝士皆授以官。於

是賊勢大熾。既陷長安。賊將日夜縱酒專以聲色寶賄爲事。無復西出之意。故上得安行入蜀。太子北行亦無追迫之患。【綱】郭子儀李光弼引兵入井陘。劉正臣襲范陽。不克。【目】郭子儀李光弼聞潼關不守。引兵入井陘。見上七 留王俌府守常山。見上十 劉正臣平盧節度使將襲范陽。見上二 未至。史思明擊敗之。【綱】帝至普安。今四川保寧府劍州 以房琯管同平章事。【目】上之發長安也。羣臣多不知。至咸陽。見上十三 謂高力士曰。朝臣誰當來。誰不來。對曰。張均張垍受恩最深。且連戚里。是必先來。時

太子即位於靈武

杜鴻漸等謀迎太子

論皆謂房琯宜爲相。陛下不用。又祿山嘗薦之。恐或不來。上曰。事未可知。及琯至。上問均兄弟。對曰。臣師與偕來。逗遛不進貌。不進。觀其意似有所嚮而不能言也。上顧力士曰。朕固知之矣。即日以琯爲相。陳希烈罷相。上許以埴代之。埴拜謝。既而不用。故埴懷怏怏。

【綱】秋七月。太子即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以裴冕同平章事。【書法】書太子即位。何無所受也。直書其事。貶義自見矣。【目】初太子至平涼。朔方見上卷十三留後杜鴻漸。水陸運使魏少游。判官崔漪衣。盧簡。李涵。相與謀曰。平涼散地。非屯兵

裴杜請遵馬嵬之命

之所。靈武(即靈州。見同上。)兵食完富。若迎太子至此。北收諸城兵。西發河(今陝西都司河州衛。)隴(今陝西臨洮府。)勁騎南向。以定中原。此萬世一時也。乃使涵奉牋於太子。會河西(見同上。)司馬裴冕至平涼。亦勸太子之朔方。鴻漸自迎太子於平涼北境。說以興復之計。少游盛治宮室幃帳。皆倣禁中。飲膳備水陸。太子至。悉命撤之。至是冕鴻漸等上太子牋。請遵馬嵬之命。(傳位太子之命。)不許。牋五上。太子乃許之。是日即位於靈武。尊帝爲上皇天帝。大赦改元。以杜鴻漸崔漪並知中書舍人事。裴冕爲中書

侍郎同平章事

㭊陽范氏曰。肅宗以太子討賊。遂自稱帝。此乃太子叛父。何以討祿山也。唐有天下幾三百年。由漢以來享國最爲長久。然三綱不立。無父子君臣之義。見利而動。不顧其親。是以上無教化下無廉恥。古之王者。必正身齊家以率天下。其身不正。未有能正人者也。唐之父子不正。而欲以正萬事難矣。其享國長久。亦日幸哉。

致堂胡氏曰。玄宗既有傳位之命。太子非眞叛也。其失在玄宗命不亟行。而裴冕諸人急於榮貴。是以致此咎也。使肅宗著於父子君臣之義豈爲諸人所移。得以移之。則其心有以來之爾。唐高祖蒙玄之逼。不見幾故也。而太宗明肅之惡。欲速見小利。歟也。父不父。子不子。豈非後世之大鑑歟。

[目]時文武官不滿三十人。披草萊。立朝廷。制度草創。武人驕慢。大將管崇嗣在朝堂背闕而坐。言笑自若。監察御史李勉奏彈之。繫於有司。上特原之。歎曰。吾有李勉。朝廷始尊。

[綱]上皇制以太子充天下兵馬元帥。諸王分總天下節制。[書法]太子書即位矣。復書以太子何。議遽也。馬嵬之發。蓋留太子東討賊而已。至是制下。則天下兵馬元帥命之。然則太子即位。非有所受之也。明矣。綱目歷書之所以示議也。

[綱]上皇至巴西。今四川成都府綿州。以崔渙同平章事。韋見素為左相。

[綱]李泌[音]祕至靈武。[書法]書至何。喜辭也。於是遣使召之。曷為不書召。泌非可名而至者也。此綱目之特筆也。

[目]初京兆今陝西西安府李泌幼

賓友貴於宰相
張巡擊走令狐潮

以才敏著聞玄宗欲官之不可使與太子爲布衣交楊國忠惡之奏徙蘄（奇）春（今湖廣黃州府蘄州）後隱居潁陽（見二十卷二十四）上自馬嵬（見上十四）遣使召之謁見於靈武（見上）上大喜出則聯轡寢則對榻如爲太子時事無大小皆咨之言無不從上欲以泌爲右相泌固辭曰陛下待以賓友則貴於宰相矣何必屈其志上乃止

【綱】上皇至成都（見上十三蜀）

【綱】令狐潮圍雍丘張巡擊走之

【目】令狐潮（見上八）攻雍丘（見上同）潮與張巡有舊於城下相勞（去聲）苦如平生潮因說巡曰天下事去矣足下堅守危城

設像斬六將

藁人縋城

欲誰爲乎巡曰足下平生以忠義自許今日之舉忠義何在。潮慚而退。圍守四十餘日朝廷聲問不通。潮聞上皇已幸蜀復以書招巡大將六人白巡以兵勢不敵且上存亡不可知不如降賊巡陽許諾。明日堂上設天子畫像帥將士朝之人人皆泣。引六將於前責以大義斬之士心益勸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以黑衣夜縋墜城下潮兵爭射不之得矢數十萬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酌斫也潮營潮軍大亂焚壘而遁追奔十餘里。潮益兵圍

面中六矢不動

之巡使郎將雷萬春於城上與潮相聞語未絕賊弩射(石)之面中六矢而不動潮疑其木人使諜(迭。今之細作)問之乃大驚遥謂巡曰向見雷將軍方知足下軍令矣然其如天道何巡謂之曰君未識人倫焉知天道未幾出戰擒賊將十四人斬首百餘級賊乃夜遁自是數擊破賊軍分別其衆凡胡兵悉斬之脅從者皆令歸業旬日間民去賊來歸者萬餘戶

綱 以顏眞卿爲工部尚書

目 初眞卿聞李光弼下井陘(見上七)即斂軍還平原(見上四)及聞郭李西入始復區處河北(見上八)

蠟丸達表

郭李並同平章事

軍事以蠟丸達表以蠟爲丸置表其中所謂蠟書也於靈武。以眞卿爲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領使領河北採訪使如故。幷致赦書。亦以蠟丸達之。眞卿頒下諸郡。又遣人頒於河南江淮。由是諸道始知上即位於靈武。徇國之心益堅矣。

綱八月。以郭子儀爲靈武長安李光弼爲北都留守。並同平章事。

目子儀等將兵五萬自河北至靈武。靈武軍威始盛。人有興復之望矣。光弼以景城今直隸河間府獻縣河間今河間府河間縣兵五千赴太原今山西太原府唐北都也其後上謂李泌曰。今子儀光弼已爲宰相。若克兩京見上

圭

回紇吐蕃請助討賊

十六平四海則無官以賞之奈何對曰古者有功則錫以茅土（古者天子大社以五色土爲壇廣五丈凡封諸侯受天子社之土各割其所封之方色土與之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使立社於其國燾以黃土苴以白茅茅取其潔所以供祭祀縮酒之用黃取王者覆燾四方之義）傳之子孫太宗欲復古制大臣議論不同而止由是賞功以官夫以官賞功有二害非才則廢事權重則難制藉使祿山有百里之國亦惜之以遺（去聲）子孫而不反矣爲今計莫若疏（分也）爵土以賞功臣則雖大國不過二三百里可比今之小郡豈難制哉上曰善

【綱】回紇（見四二卷三二）吐蕃（見四八卷二九）遣使請助

討賊。【發明】玄宗雖以失道奔竄，然祖宗德澤在人未泯，故外夷請助討賊，自不容釋。觀綱目所書如此，則知天命在唐，逆賊不足平矣。

【綱】上皇以第五琦為江淮租庸使。

【目】賀蘭進明見上遣參軍第五琦入蜀奏事。琦言：今方用兵，財賦為急，財賦所產，江淮居多，乞假臣一職，可使軍無乏用。上皇以為租庸見四二卷十二使。

【綱】上皇遣使奉冊寶如靈武。

【目】靈武使者至蜀，上皇喜曰：吾兒應天順人，吾復何憂。制自今改制敕為誥，表疏稱太上皇，軍國事皆先取皇帝進止，仍奏朕知，俟克復上京，朕不復預事。命韋見素、房琯、崔渙奉傳國寶及玉

雷海清擲樂器於地

而諳靈武傳位。【綱】祿山取長安樂工犀象諸洛陽。【目】初上皇每酺宴（見上卷三）先設太常雅樂。繼以鼓吹胡樂散樂（見西十卷三十）雜戲。又出宮人舞霓裳羽衣（楊妃外傳河西節度使楊欽忠獻霓裳羽衣曲十一遍。凡曲終必遽。唯此曲將畢。引聲益緩也。）又教舞馬百匹銜杯上壽。又引犀象入場。或拜或舞。安祿山見而悅之。至是命搜捕送洛陽。宴其羣臣於凝碧池。（在西安府城東南四十里舊禁苑中。）盛奏衆樂。梨園弟子（見四八卷六）往往歔欷（悲泣氣咽而抽息也）泣下。賊皆露刃睨（詣）之。樂工雷海清不勝（升）悲憤。擲樂器於地。西向慟哭。祿山怒支解之。（以刃錯分人之

安祿山大索長安

肌骨。曰支解○祿山聞嚮日。百姓乘亂多盜庫物。旣得長安。命大索三日。并其私財盡掠之。民閒騷然。益思唐室。民閒相傳太子北收兵來取長安。日夜望之。或時相驚曰。太子大軍至矣。則皆走。市里爲(去聲)空。賊望見北方塵起。輒驚欲走。京畿豪傑往往殺賊官吏。遙應官軍。誅而復起。相繼不絕。賊不能制。至是西門之外。率爲敵壘。賊兵力所及者。南不出武關(在西安府商州)。北不過雲陽(地名。在西安府涇陽縣西北)。西不過武功。(今西安府武功縣)江淮奏請貢獻之蜀(上皇)上(肅宗)之靈武者。皆出襄陽(今湖廣襄陽府)取

上津今湖廣鄖陽府上津縣。路抵扶風。見上十六道路無壅。皆薛景仙之功見上十七也。

綱 九月。以廣平王俶為天下兵馬元帥。李泌為侍謀軍國元帥長史。

目 建寧王倓。英果有才略。上欲以為元帥。李泌曰。建寧誠元帥才。然廣平兄也。若建寧功成。豈可使廣平為吳太伯乎。上曰。廣平冢嗣也。何必以元帥為重。泌曰。廣平未正位東宮。今天下艱難。衆心所屬。在於元帥。若建寧大功既成。陛下雖欲不以為儲副。同立功者豈可已乎。太宗上皇即其事也。乃以廣平王俶為元帥。諸將皆屬。倓聞

太白山人

之。謝泌曰。此固僕之心也。上與泌出行（上聲巡視也）。軍士指之。竊言曰。衣黃者聖人也。衣白者山人也。上聞之。以告泌曰。艱難之際。不敢相屈以官。且衣紫袍以絕羣疑。泌不得已受之。上笑曰。旣服此。豈可無名稱。出懷中敕。以泌為侍謀軍國元帥府行軍長史。泌固辭。上曰。朕非敢相臣。以濟艱難耳。俟賊平。任行高志。泌乃受。【綱】同羅（見四卷末）二叛。遣郭子儀發兵討破之。【綱】遣使徵兵回紇。（見上）【綱】帝如彭原。【目】李泌勸上且幸彭原。（今陝西慶陽府寧州）俟西北兵將至。進幸扶風以應之。於時

刻乾樹雞 衍平

觧調見四二卷十二亦集可以贍軍。上從之。至彭原，廨介舍官舍也。隘狹。上與張良娣見十五卷二一博見六卷三二打子聲闘於外。李泌言諸軍奏報停壅。上乃潜令平聲刻乾干樹雞樹雞卽木耳。樹朽則生，乾則稍堅。刻以爲棋，擲之不響爲子。不欲有聲。良娣以是怨泌。

華陽范氏曰。明皇播遷於蜀，肅宗越在草莽。宗廟焚毁，社稷丘墟。此痛心嘗膽之時也。而於軍旅之中，與婦人嬉戲。豈非以位爲樂乎。肅宗之志不及遠矣。亨國不永，此其兆歟。

【綱】寶冊至自成都。【目】韋見素等至自成都。奉上寶冊。上不肯受。曰。比以中原未靖，權總百官。豈敢乘危遽

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

爲傳襲。羣臣固請。上不許。寘於別殿。朝夕事之如定省之禮

致堂胡氏曰。置璽別殿。事之如定省者。虛文也。身爲皇帝。先欽建中宮。文欽建太子。猶曰不敢乘危傳襲。吾誰欺。欺天乎。

【目】上以見素本附楊國忠。意薄之。素聞房琯名。虛心待之。琯見上言時事。辭情慷慨。上爲之改容。由是軍國事多謀於琯。琯亦以天下爲己任。知無不爲。諸將拱手避之。上皇賜張良娣七寶鞍。李泌曰。今四海分崩。當以儉約示人。良娣不宜乘此。請撤其珠玉。付庫

建寧王喜極而悲

吏以賞戰功。上遽從之。建寧王倓泣於廊下。上驚問之。對曰。臣比憂禍亂未已。今陛下從諫如流。不日當見陛下迎上皇還長安。是以喜極而悲耳。上又謂泌曰。良娣上皇所念。朕欲使正位中宮。何如。對曰。陛下在靈武。以羣臣望尺寸之功。故踐大位。非私己也。至於家事。宜待上皇之命。不過晚歲月之間耳。良娣由是惡泌及倓。上嘗從容與泌語及李林甫。欲敕諸將克長安日。發其冢。焚骨揚灰。泌曰。陛下方定天下。柰何讎死者。彼枯骨何知。徒示聖德之不弘耳。且方今

從賊者皆陛下之讎也。若聞此舉。恐阻其自新之心。上不懌曰。此賊昔日百方危朕。（見上卷十八）奈何矜之。對曰。臣豈不知此。顧以上皇春秋高。聞陛下此敕。必以爲用韋妃之故。（見上同）萬一感憤成疾。是陛下以天下之大。不能安君親也。言未畢。上流涕被面曰。朕不及此。

致堂胡氏曰。林甫之罪不可勝誅矣。肅宗若數其蒙蔽專權。妒嫉忠賢。養成禍亂。致上皇播越。宗廟塗炭。按誅王敦故事。鑿棺而斬之。以伸天下之憤。何不可之有。顧獨憾其危己。是以天子而讎匹夫。不亦褊乎。天下大物也。非器足以容。必不勝任。肅宗雖克復兩京。而遂失河北。豈非器

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

小而[音]王敦見三然邪[註]一卷三二

[綱]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懲李林甫及楊國忠之專權也。[發明]天子以四海爲視聽。況諫官又天子之耳目。而可令其言事先白時宰乎。邪慝之人事多私僻。慮發其姦。故必先塞天子之耳目。此固奸臣之常也。書制諫官言事勿白宰相。則前此壅蔽之失。與今此革弊之得。皆不言自見矣。

[綱]冬十月朔日食既。[書法]食既大變也。綱目書食既十有二。皆人主中年末年也。其後無不有應者。於是帝方卽位。則其名此變也奈何。帝於是時趣取大物。而又內寵良娣。外遠李泌。闇已甚矣。此天變所以先爲之。成也至其弗悟。日食再既。則大咎隨之矣。

[綱]加第五琦山南見四二卷二八等道度支見四四卷九使。[目]琦作榷鹽見十四卷三三榷酒法。用以饒。

[綱]以房琯爲招討節度等使。與賊戰于陳

房琯陳濤斜之敗

濤斜敗績【目】房琯喜賓客。好談論。多引拔知名之士。而輕鄙庸俗。人多怨之。北海見上十太守賀蘭進明詣行在。見三三卷六。上命琯以為御史大夫。琯以為攝御史大夫。進明入謝。上怪之。進明因言與琯有隙。且曰。晉用王衍為三公。祖尚浮虛。致中原板蕩。見四三卷二九。今房琯專為迂闊大言。以立虛名。所引用皆浮華之黨。真王衍之比也。陛下用為宰相。恐非社稷之福。上由是疎之。琯請自將兵復兩京。上許之。琯請以李揖為司馬。劉秩為參謀。悉以戎務委之。曰。賊曳葉落河初婁祿山

[illegible]同羅奚契丹降者八千餘人號曰曳落河胡語曳落河華言壯士也雖多安能當我

房琯用車戰

劉秩二人皆書生不閑軍旅遇賊將安守忠於咸陽今陝西西安府咸陽縣之陳濤斜琯效古法用車戰以牛車二千乘馬步夾之賊順風鼓譟牛皆震駭縱火焚之人畜依去聲大亂死傷四萬餘人上大怒李泌為之營救上乃待琯如初

華陽范氏曰房琯有高志虛名而無實才肅宗既疎之而猶以為將帥是不知其臣也琯以譊見疎而猶以討賊為己任是不量其君也君不知其臣臣不量其君而欲成天下之務未之聞也且肅宗任琯而琯任劉秩君臣不知人如此夫安得不敗乎

綱　史思明攻陷河北（見上二）諸郡饒陽裨（皮）將張興死之

目　史思明陷河間景城（俱見上二一）又使其將攻平原（見上四）顏真卿力不敵棄郡走思明攻清河（見上八）博平（見上十）皆陷之進圍信都（見上七）烏承恩以城降饒陽（見上四）裨將（偏將也）張興力舉千鈞性復明辨賊攻饒陽彌年不能下及諸郡皆陷思明併力圍之外救俱絕城陷擒興謂曰將軍眞壯士能與我共富貴乎興曰興唐之忠臣固無降理今數刻之人耳願一言而死思明曰試言之興曰主上待祿山恩如父子羣臣莫及

不知報德。乃興兵指闕。塗炭生人。大丈夫不能剪除因逆。乃北面爲之臣乎。且足下所以從賊。求富貴耳。譬如燕巢於幕。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豈能久安。何如乘間取賊。轉禍爲福。長享富貴。不亦美乎。思明縊殺之。罵不絕口。以至於死。思明還博陵。見十一上。

綱 回紇見上二四遣葛邏支將兵入援。十一月。與郭子儀合擊同羅。見同上破之。

綱 十二月。安祿山遣兵陷潁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執太守薛愿長史龐堅殺之。

目 上問李泌。料敵今敵彊如此。何時事定。對曰。以臣料之。不過二年。天下無寇矣。

以兩軍縶四將

上曰何故對曰賊之驍將不過史思明安守忠田乾眞張忠志阿史那承慶等數人而已今若令李光弼自太原(見上二十)出井陘(見上同)郭子儀自馮翊(見上十三)入河東(見同上)則思明忠志不敢離范陽常山(俱見上十七)守忠乾眞不敢離長安是以兩軍縶(執)其四將也從祿山者獨承慶耳願敕子儀勿取華陰(見上十三)使兩京(西京長安東京洛陽)之道常通陛下軍於扶風(見上二十四)與子儀光弼互出擊之彼救首則擊其尾救尾則擊其首使賊往來數千里疲於奔命我常以逸待勞賊至則避其鋒去

此非人子所言

則乘其弊不攻城不遏路求春復命建寧為范陽節度大使並（傍。依也）塞（賽）北出與光弼南北掎角（見二十卷二十上）以取范陽覆其巢穴賊退則無所歸留則不獲安然後大軍四合而攻之必成擒矣上悅張良娣與李輔國相表裏皆惡泌建寧王倓謂泌曰先生舉倓於上得展臣子之效無以報德請為先生除害泌曰何也倓以良娣為言泌曰此非人子所言願王置之倓不從。

綱張巡（見二十二十）移軍寧陵（今河南歸德府寧陵縣）與賊將楊朝宗戰大破之。

綱于闐（同真見十四卷二）王勝將兵入援目勝

聞亂。使弟曜攝國事。自將兵五千入援。上嘉之。以爲殿中監。